

莫斯科

柏林

羅馬

徒鶴見祐輔著  
然祐輔著  
譯

上海長城書局發行

740.9  
600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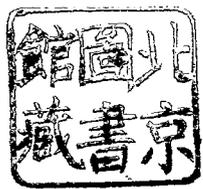


▲▲  
**莫斯科·柏林·羅馬**  
▼▼

鶴見祐輔著 徒然譯

史太林掌握下的莫斯科，希特勒墨索里尼獨裁下的柏林與羅馬，至今已成為研究國際政治動向的目標了。前者是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後者是近世法西斯蒂的發祥地，這樣形成了近世思潮的二十大派別，使現代的世界因此又走入了非常嚴重的火併！

在本書裡，作者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二十大思潮下的實在情形。他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最近週遊世界，對於每個國家的代表人物，思想，民族性，生活情形都有深刻的描寫。其中國際政治未來的預測，尤為本書的特長。



82333

85975

莫斯科·柏林·羅馬

目次

莫斯科

一 世界的問題.....	一
二 入俄.....	四
三 盧布.....	一
四 莫斯科的印象.....	二四
五 莫斯科見聞錄.....	三
六 參觀農場.....	三
七 參觀工場.....	三

八 密閉的實驗室……………五

## 柏林

一 民主政治的行跡……………五

二 狐與鷄……………六

三 巴黎與柏林（上）……………六

四 巴黎與柏林（中）……………七

五 巴黎與柏林（下）……………八

六 希特勒……………九

七 從地上湧現的英雄兒……………一一

八 褐色房子……………一二

九 幽默之有無……………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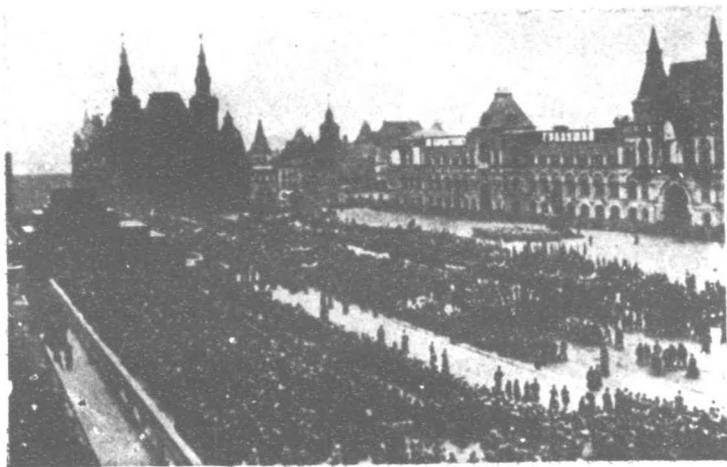
羅 馬

一 月下的威尼斯·····	一七
二 弗羅倫斯的徬徨·····	一四
三 羅馬·····	一五
四 英雄主義·····	一六

莫  
斯  
科



林太史的中室公辦



上 蘇聯的紅場——列寧墓  
下 蘇聯北國的深雪

## 一 世界的問題

蘇維埃俄羅斯對世界提出了一個大問題。

那不是共產主義的理論之對不對，而是更簡單更明瞭的問題，就是今日的蘇聯和向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比較起來，是否能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更得着幸福的問題。蘇聯的當局們，對於這一點是不會忽略的。

托洛茨基說：

『吾們應明白歷史所昭示的根本原則，就是必須提高社會經濟在水平線以上的制度，才能够勝利。』

他們決不是空想家，他們是充分地視察着人生現實的實行者，所以他們知道無論用任何暴力，作任何宣傳，也不能支持自己的制度，如果他們的工作不能使俄羅斯民衆的生



活幸福，則他們的制度就如用花紙粘糊起來的房子一樣，終須崩潰無餘。這一點，蘇聯的當局們是熟知的。

所以蘇聯的成敗，繫於其經濟政策的成敗，其成敗的標準，在乎他們建設的新經濟社會，能否保證一般國人的生活幸福。鴛乎資本主義的美國之上。所以蘇聯的目標，在盡力使農工業方面都超過美國。

像蘇聯的指導精神一樣，宇宙的本體是物質，所以人類生活的基礎就是經濟，從這個立場，可以知道社會制度得能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能保證每個人的生活更為幸福。

蘇聯的指導者們，以生產能力的增加和生產物之正當支配做目標，邁步急進，除此以外的現象，都是與本質無關的事情。

結果，是將一向在別種社會上被認為人生最大關係的各種制度，都破壞了，毫不留情毫無顧慮的打倒了。

於是，蘇聯的存在，不但是對全世界作經濟上的挑戰，且更進而對一切文化宣戰；因此，

對於世界各國的凡百問題，倘然不考慮蘇聯國內的現象，便會莫名其妙。蘇聯的現象，比之於一百四十年前法國革命所給與世界的衝擊，更來得深刻而且急迫。

蘇維埃俄羅斯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想觀察一下，就在八月六日之夜，從柏林坐飛機到莫斯科去。因為坐火車，入境時必有受檢查種種的麻煩。

## 二 入 俄

在柏林領護照是非常麻煩的事，幸有大使館的介紹，才比較地早得了赴莫斯科的許可。

是涼爽的夏夜，十一時坐了長井君的汽車到飛機場，我知道此番赴俄的麻煩和危險，但無論如何總要去看一下。

飛機場有一個比較大的休憩所，就在裏邊吃了點東西，較之美國、歐洲的飛行設備到底進步，休憩室裏還有着音樂的設備，佈置得很是華麗。載我赴俄的是可乘九人的大飛機，在十二時稍前，條的飛了起來，向着滿眼星斗的空中上昇。十二小時之後，我便成爲蘇俄首都莫斯科的旅客了。

柏林郊外的燈光閃爍在脚下，瞬息之後，這燈光不見了，四邊漆黑，我就在機上睡去。不

久，機身激烈的搖動了起來，醒來一看，飛機正在從上空下降；向窗外一望，只見水光耀眼，原來已到了麥塔利恩湖。這是坦納爾一役，驅十萬俄軍於湖中，轉換了攻守之地，使德國打勝仗的興登堡元帥建不世武功之地。

看見了對面城市的燈光，那是科尼斯堡城，康德在那裏思索着理想主義的哲學，這是很可令人仰慕的史蹟。飛機軋軋的下降了，屋子樹木地面都大了起來，洞的一響，飛機就軋拉軋拉的在地面上滑着走了。

在一個小小的簡陋的房子裏休憩了片時，換乘了六個座位的小型飛機再出發，一到上空，忽然覺到寒冷，是北國之夜啊，不由使我料想到莫斯科的寒冷，深悔此行沒有攜帶外套和絨毯。

天已黎明，受着朝日之光，於六點三十分在波蘭的喀胡莎斯降落，稍停重又出發。天已大亮，平坦的原野無際的擴展着，是拿破崙大軍進行的平野。

航空旅行，沒有恐懼的感覺，只是非常無聊，像日本東京大阪之間景色可人的地方，航

空旅行原多樂趣，但在歐洲美洲滿洲，却全是茫茫的平野，或是靜隱的山岳，將這些從高下望，真是再乏味沒有的了：景色總是該從橫裏眺望的東面，不宜從上下瞰，看人也是如此，只有從橫看時，才能見到臉呀，頭呀，軀幹呀，手足呀，等等，若是從上俯視，那末所見的只是帽子而已。

正在乏味的時候，飛機平穩的着地了。爲什麼呢？只一轉念，已降落在名字長得說不清楚的俄羅斯一小邑。

到了蘇俄了。

好奇心強烈的捉住了我，開了飛機的門，踏着梯子降到地面。這是最初殘踏在共產俄羅斯的土地上。夏草疏疏的飛行場，在八月的炎陽之下荒寥地在着。

走過去百尺光景，在乾涸的小河之前，張着小而且污的天幕，從中出來了一個麻色頭髮，血色不良，因日光曝曬，皮膚成了桃色，穿戴着制服制帽中等身材的漢子，拿去了我們一行三人的旅行護照查驗。這位，是我最初會見的赤軍兵士。我在日光曝曬而枯樵的雜草上

步往休憩室兩；三個孩子穿着污穢的衣服站着兩，三隻鷄在啄草這，就是共產俄羅斯之孩子和鷄。爲了充滿昨夜未進一食的空腹，就吃着麩包和鷄蛋，這是在共產俄羅斯的第一回飲食；一個胖胖的像是農家的女侍，是我最初見到的共產俄羅斯的女人。

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在久有來俄一行計劃的我，來了只看到這些人和物，倒是很有興味的事。

不久，從此間出發，繼續了我們的旅行。因爲有風，飛機搖擺得厲害。到莫斯科時已是午後二時四十分。大家走到事務所中，所帶的物品開始受到檢查，一位是穿制服的軍人，一位是着灰色上衣的像勞動者的男子，還有一個翻譯，攜帶物件的檢查很簡單就完事，其次是我將我的金錢詳細的全部寫在簿子上，說是將來的證據。原來離開俄國時不能攜帶較入境時所帶更多的錢，萬一帶了比入境當時更多的錢，就要被沒收或受處罰，如果從外國帶了盧布到俄國，聽說一定被處死刑，因爲這是反革命，爲什麼呢？此中理由，到後來才漸漸明白。獨個人來此的我，不知道到那裏去好，而且我的癖氣，作國外旅行之際，總不願去麻煩。

駐外使館，我既然不去通知一聲，自然沒有誰來迎接了。於是就找了一位翻譯女人領我到國際旅館去，請她同坐公共汽車作嚮導。

『我想請你領我到國際旅館去，不知你肯否？』我說。

『好的。』她說，就在公共汽車裏坐下了。

她是一個穿着灰色的布衣，短襦之下，赤裸着足，血色很好的栗色頭髮的胖姑娘，因為英語說得很好，我就好奇心的問她：

『你在那裏學習英語的？』

她裝着不聽見的神氣，周視了一下四面的乘客和汽車司機台前的檢閱官，稍停之後才說：『我是生在美洲的。』

以後，也常常經驗到，在俄國以茫無頭緒的事件詢問人，似乎很使對方討厭，總裝着未曾入耳的樣子。

居住在能自由談話的國度裏的人是幸福的，任你怎樣的饒舌，對方總會立刻給以回

答。

我想，這姑娘是生在美洲的俄羅斯人罷，就又問她：

『特地從美洲到俄羅斯來的罷？』

又是像不聽見的樣子，過了一忽才說：

『我的丈夫住在柏林，所以過幾天要到德國去。』

心裏是還有好多事情想問，但見到她這種不願置答的神氣，就欲言又止了。

到了國際旅館，和她一同進去，認識了侍役頭目。那漢子就對我說：『這旅館的一切房間，都用美金計算。』這使我想到了美金來確有便利了，那是在美國會見時的齋藤君教我的，他說去俄國旅行帶了美國的一元紙幣去最爲便利。附帶浴室的房間，每天五圓美金，走進去一看，出乎意料之外的清潔，有簡單的一床一長椅和一几。我在來俄之先知道到俄之後是怎樣的不便的，而實際上却不覺得什麼特別，所以很安心了。

但天氣却是意外的熱，室內是八十度，戶外總在百度以上了。今天是星期日，沒有什麼

事做，在房間裏吃着麪包喝着茶，被昨晚的疲倦所襲，不知不覺的遽然入睡了。七時半醒來，再吃了一點麪包，就一忽睡到明晨。

### 三 盧布

早晨醒來已經九點鐘了。早餐是一隻白麵包和半熟的鷄蛋，咖啡牛油以及菓子醬，代價是美金一圓。出這樣的代價當然不算便宜，但能夠吃到白麵包，倒是出乎預料的。

食後拿了旅行護照和旅館的嚮導一同在炎日下徒步走到管理旅客的警察所，出來再到駐俄大使館聽了廣田大使的一小時光景的蘇聯談，走到天羽參事官室中，會見了東京日本青年會的後藤隆之助君。

由天羽參事官的介紹，後藤君和我得到蘇聯對外文化宣傳委員會的照拂，引導我們到莫斯科和附近去遊覽。這委員會只以俄文的第一字爲記，稱作 V.O.K.S. 從 V.O.K.S. 出來，和後藤君兩人在我的旅館食堂吃了午飯。僕歐拿來帳單，是五圓多。因爲我說：朝飯帳是約定用美金付的，但此外的飯帳，却要用盧布照付，僕歐就很爲難了，拿着帳單回到帳房，

頻頻計算起來。

重拿帳單來一看，寫着二十四個多盧布！我照付之後，立在桌邊覺得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件。俄國的貨幣，照政府行市是美金一圓值一盧布八十戈比克，那末五圓多美金的飯帳，至多十盧布左右就夠了，而帳上却寫着二十四個多盧布，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在這事上，有一個讀今日蘇聯之國情的索引，蘇聯政府是以法律的力量，規定美金一圓換一盧布八十戈比克的行市，假使有和這個行市不同的交易，認為是反革命，而處以嚴罰。但是雖有這樣的法律，而實際却是無用。在這國立的旅館裏，不是就有着不可思議的美金對盧布的兌換嗎？原因是爲了盧布的價值，在國外非常便宜；聽說在這時候，波蘭的華沙就能以一圓美金兌換三十至四十個盧布。不過蘇聯禁止盧布的祕密輸入，有查出，就處死刑，所以不能堂而皇之的輸入；但是這樣廣大的蘇聯國境，不能到處嚴厲檢查，所以常用種種方法祕密輸入便宜盧布的事情。於是在政府的公定行市之外，就有暗盤行市，因此盧布的價格就莫明其妙了。但是比這更不可思議的，是盧布這東西有和別國貨幣意義不同的用途，蘇

聯本來不承認貨幣是國家最重要的東西，所以不像別國以貨幣做買賣的那樣正確，例如去買東西，普通人去買的店，和外國人——尤其是持有外交官券的人——去買的店，勞動者去買的店，共產黨幹部去買的店，彼此全不相同。這種店家的物價也彼此不同，所以沒有出一個盧布一定可以買到多少東西的事情，這樣，貨幣本身的意義，當然和別國不同了。

再例如我所住宿的國際旅館，是以美金計算的，所以無論誰來住宿，房錢彼此相同，但在「大飯店」住宿却是以盧布計算，出了三十六個盧布，可以有兩間大的房間，問題是這三十六個盧布倘使拿公定行市計算起來，差不多要二十圓的美金，但假使拿華沙的暗盤行市來計算，就只不過一圓美金了。所以假定有人能夠得到賤價盧布，那末他用盧布付帳，比之用美金有利得多，因此，聽說這所大飯店在最近也改用美金計算，至於外交官的付帳，聽說在近來已非美金不收了。

我回到旅館，什麼事也沒有了，就讀着帶來的書籍以消磨時間。在蘇聯，信一拆開就有人來問，所以也不寫信，寫點稿子，想來也有麻煩的，也就不寫，只有讀書是安全的。

## 四 莫斯科的印象

莫斯科躍進了我的眼簾。

我來莫斯科不是初次，已經是第三回，然而第一次來莫斯科已距今十九年。在這十九年間，像隔了百年歲月。

像鄉下人上城裏似的，我在別來十九年的莫斯科，骨碌骨碌的周視四圍。

不潔的街道，這是第一個印象。

在都市中通有的色彩，在莫斯科任向那裏看也瞧不到；完全是泥色灰色與黑色。沒有商店的街道，沒有美麗的陳飾窗（Show-Window）無產者獨裁的街道，沒有華美的邸宅；布爾喬氣味受迫害的城市，沒有衣華服的行人，否定宗教的城市，沒有金碧輝煌的寺院，向來的美術被視為布爾喬美術加以排斥的國度，沒有過去美術的粧飾。

只有人的汗，人的糞相，象徵物質不足的衣服之襤褸，不加收拾的房屋，牆壁的污斑，在這一切之上，濛濛地覆被着的俄羅斯名產的塵埃。

中國的街道也污穢，但在污穢之中，還有色彩與豐潤，蘇俄街道的污穢，却是徹底的，從一切生活中放逐了色彩與豐潤；爲什麼呢，因爲色彩與豐潤是布爾喬的。

在什麼全沒有的黑灰色的房屋之間，這裏那裏行走着，流着汗，穿着勞動服的男男女女，除電車之外，幾無代步品的莫斯科街上，流着雲霞似的不斷的人羣。頭髮蓬蓬，鬚髯蓬蓬，像汽車夫所戴似的帽子之下，穿着黑色上衣（*black*）的行人，充塞了滿街，使人感到有如灰色之雲低垂的初冬黃昏。

其次映在我眼簾的，是『笑顏的喪失』。任向那裏看，沒有哈哈大笑的人，不能見到明朗微笑着的表情，全都釘着眼，急急忙忙的走着；愁容滿臉地蹙着眉走着，十分留神的走着。這樣子碧眼之中的哀愁像浮起又像消失。

斯拉夫人的面相，一向就是悲哀的，他們是悽寂的人類，他們的臉上，一向有着恐怖的

表情，然而在從前，還有着少數貴族與布爾喬的明朗朗的笑顏，那僅有的明朗朗笑顏，現在已經在這城市中喪失了。

這樣子，異國人在一走到街上的一霎那就有一種強烈的壓力意識到全身。我感到被什麼人在凝視，不絕的重苦壓迫到頭上來，束縛着全身，警戒着心靈，來到了強力的政府之下的感覺，猛烈地迫來。異國人尙且如此，本地人日夜所受的壓力，是怎樣的重苦啊！

這壓力在入獄，死刑，西伯利亞放逐之外，是餓死，以食券維持着每日生命的人們，什麼時候都立在餓死線上。一步不嘗心，就將劇烈地與饑餓鬥爭。無數的人們，排着隊伍立在麵包店門前。

正如西班牙的宗教全盛時代一樣，對一種宗派的信與不信便決定了一切的始終，在這樣的社會之中，人不笑也不跳，凝視着正面，目不旁瞬的走着，那是因為今天明天，就是生死之界了。

『步行的人們，』這樣的印象起於我的腦裏，在世界旅行中，像莫斯科那樣大家步行

着的城市，恐怕沒有罷；在人口多的一點上，中國誠然是世界第一，然而中國的城市人民，不是走着的，笑，叫，立，踞，睡，浪蕩着，羣集着，擁擠着；有時也在走，但不只是走着的。

在美國的街上，誰也不走，坐着汽車疾駛着，走到百老匯大街的人們，不是走着的，是擁在巴黎，誰也不走，坐在街邊椅子上饒舌，即使不饒舌，舌兒也在捲個不停。

在倫敦誰也不走，一半人戴着絲帽子，拿着手杖與手袋散步着，另一半人從公共汽車的二層下望着戴絲帽子的人搖搖擺擺的搖着。

在柏林誰也不走，裝着矜持相在咖啡店裏喝啤酒。

在羅馬誰也不走，穿着黑襯衫的人們，二人一組，向四面矚目睨視。

然而在莫斯科，人是走着的。在街上似乎人不是走的，而是街道在走。除電車以外幾無別的代步品，除步行以外，沒有別的法子。做工去步行，吃飯去步行，到集會所去步行，到運動場去步行，到醫院去步行，不論做什麼，非步行不可，人口激增的這城市房屋不足，房間沒有，除了到外面去是沒有別法。可是外面沒有椅子，沒有觀覽物似的陳飾窗，沒有玩兒，除走之

外什麼也沒有，所以全都走着走着。

其次，莫斯科是忘却了性（sex）的城市。

東亞的旅行者，一到美國上陸，性的區別就強烈地意識到，不是被意識到。在日本不覺得的男女區別，從舊金山上陸的剎那就觸到眼簾。在貴族婦人的前面，不能這樣那樣，男子與貴族婦人之間，從什麼到什麼全都有別，貴族婦人盛粧華服，珠光寶氣的行走着，爲牽惹男子的注意，這是沒有女人就不能過日子的國家！

倫敦巴黎也大同小異，柏林雖稍稍不同，但女人總是女人。西歐各國與南北美洲的文明，是被建設於性的誇張之上。

這性的意識一入蘇俄，就漠然毫無了。

莫斯科的印象，是性的消失。

從勞働上說男女是同權，連服飾都丟棄了。似乎不像人類社會樣的，女人粧飾着勾引男子，也不像禽獸社會樣的，雄性展着羽毛引誘雌性；只像魚類社會樣的現着同樣的面孔。

游行着。

這是向來斯拉夫民族的特色，性意識的不被重視，是他們社會的特色。而且共產主義的社會，剝奪了女人的粧飾，粉碎了結婚的形式，將男女的關係，只以冷酷的生理關係去眺視，所以遊戲的色情主義這東西，被作為布爾喬時代的遺物而埋葬之。粧飾着紐約巴黎的美女姿態在莫斯科趕得無影無踪。斯拉夫女人原是天生麗質，但這美麗在共產主義的社會是無用的，所謂性的魅力，是往昔之夢。

同時，俄羅斯的大漢到那裏去了呢？十九年前見到的俄羅斯，到處有着衝天似的大漢，但現在究竟都到了那裏去了呢？在異國人眼中的俄羅斯人，為什麼只是這些小個子了？在英吉利，在美利堅，不是有着更魁偉的人物嗎？以產大漢有名的這國度，為什麼只有這樣的小個子呢？

我把這質問問過各種人士，都說真的呀，不可思議。我的說明是這樣：大漢的俄羅斯人却是早先的征服種族，所以只是皇室貴族中有給革命來一掃，俄羅斯不是復歸於昔日的

斯拉夫了嗎？這樣哥撒克兵就回到本來的高加索。我的說明，熟悉俄國的都冷德君也很同意。但總之，莫斯科城裏沒有大漢，是珍奇的。

現在，我看來覺得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是沒有兵士與警察。像這個城市樣的穿制服人這麼少的城市，在世界上簡直沒有見過。不見到警察是希奇的事。任向那裏看也只有便衣的人，因此是可怕的城市，不知道誰是警察？那裏是警部比較還是有警官穿着制服來得使人安心。

我站住了想着。

這莫斯科與十九年前的莫斯科比較起來怎樣呢？好呢？壞呢？非得個好嚮導來觀察明白不可得知。

只有一件事是明白的：

俄羅斯人比從前進步了。那沉滯的斯拉夫人，在今日的莫斯科急步疾行了，這是非常的變化。這是國民性的變化，斯拉夫的氣質變得輕快了。

俄羅斯人凝視着『向五年計劃之完成』的目標進行。  
『俄羅斯確乎變了！』  
沒有一個旅行者不作如是想。

## 五 莫斯科見聞錄

午前十時左右，後藤隆之君坐着大使館的汽車來了，就一同到昨天說好的 V.O. K.S. (蘇聯對外文化宣傳委員會) 去。拜了能借用這汽車一星期之賜，我才能見識一下蘇聯，不然的話，言語不通，道路不熟，生來不能多走路的我，也許將什麼都不能看到而離開蘇聯罷。

入了左側，不算小的辦公室裏，有着六七隻椅子，二個女事務員。走進去等着，就出來了一個二十四五歲的截髮中等身材的女人，栗色的髮，碧色的眼，被日光晒得微黑的臉。

『我是華欽斯卡亞夫人，担任做你的嚮導。』

說着很清晰的英語。

是一個給人以明快之感的人，我總覺得俄羅斯人很像美國人，今日的俄羅斯比任何

一國更像美國，這也許是爲了蘇聯的標語「凌駕美國啊」之故，勢必至於取法美國罷。

一讀美國人的俄羅斯旅行記，總描寫着俄國人對於美國人懷有非常的好奇心和崇拜心；這是因爲俄國人大家相信共產主義俄羅斯的興亡之鍵，在於學得美國技術之遲速，並且以此信念傳述於一般國民。

這位華欽斯卡亞夫人的英語，說是只在列甯格勒大學學了四年；而竟能說得這麼準確，真是令人可驚。這一點和德法人的英語有別。然從語脈上說來，德法語比俄語近似英語，由此可以證明俄國人是富於學習外國語天才的了。

上午參觀了保健設備，恰巧學校全都放了暑假，不能夠參觀，不得已就從醫院開始。兒所是昔日的貴族邸宅，是有着大理石階的房子，在二層樓的上等房間裏，工業勞動者的嬰孩安眠着，他們的母親在工場勞動。

其次參觀肺病醫院和花柳病院，再到郊外的大醫院，裏邊有着二千隻病床，院長歷舉着日本醫學者之姓名和我交談。

午後看了運動設備。

是可以容六萬六千人的大運動場，混凝土（Concrete）的橢圓形建築，在陰沉的天空下森閑地立着，運動種類聽說大旨和亞令匹克相同，只因俄羅斯不參加布爾喬國家的運動會，在這裏集合世界的共產主義國家去年開另一種國際大會。前年我看見過南京郊外的大運動場，不知什麼原因，一看到這個莫斯科的大運動場，就頻頻連想到南京那個運動場。

再去看游泳池，是在流經莫斯科的河旁，許多勞動者似的人們，在晴空之下游泳。這是在莫斯科所見到最爽心的一件事。

第二天，去看了克姆林宮。

這是在十九年前遊覽過的，所以不覺得什麼珍奇，只是把蘇聯政府的對於舊帝室寶物照樣保存着，和中國北平故宮內的寶物之一年比一年荒廢比較起來，不禁感到中俄兩國雖同樣是革命，終究俄國的革命來得成功。

克姆林宮之中，共產黨幹部在着，有兵營，駐着兵士。共產黨幹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思索着他們在此中究竟是幹着怎樣的工作呢？

從前羅曼諾夫王朝君主即位式的教堂，也照舊樣保存着。克姆林宮收拾得非常周到，其清潔和外面市街的塵埃滿滿，大不相同。

吃過午飯，就去看在克姆林宮之前叫作「紅場」的列寧墓，那是黑石製造，近代式意匠極男性的輪廓的建築，好像以直線四方的大石亂堆着的形式，每天從二時到四時公開參觀，一到時候幾千人的行列魚貫立待，我們外國人能够越序先入。

走過穿着壯嚴軍服並列着的五六個赤軍之前，踏着階石走入地下室，雖在夏季也感覺到冰涼。一切都是石造，從烏拉爾 (Ural) 採掘來的紅色大理石的大室之中，長眠着列寧。巨大的大理石台上的長方形玻璃罩之中，安放着列寧的遺體。

直到胸邊都覆掩着，祇露出臉和雙手，比較的小個子。扁平的頭，不像思想家的樣子；然而額部的隆起，顯得思慮很深，不十分高的鼻子，稍稍

突出的顴骨，以及突出的顎部，顯得這個人的意志堅強，瞑閉的雙目稍稍凹進。

稍帶黃色的皮膚，潤澤有光，在頭眉鼻下和顎上，生着茶褐色的毛。

這就是蘇聯的偶像。

外國批評家常常批評蘇聯的一方面否定宗教，一方面將列寧作為木乃伊而保存之的矛盾，但是在今日俄羅斯大眾以此人的記憶為中心而得統一的實在狀況，是無可否認的了。

再去看了郊外舊貴族的邸宅，現在成為博物館了，是大眾的遊覽之處，歸路經過的公設市場，其污穢實足驚人。

這天晚上會見了紐約泰晤士報的通信員都冷德君。他是英國人，世界有數的蘇聯通。他的通信記事，真不知怎樣的支配着今日美國智識階級的蘇聯觀。他纔在數日前從美國回來，所以到美國去，風聞是面會羅斯福運動承認蘇聯。

他真是說話能扼要的人物，大概和我這樣談着：

世人只把五年計劃拘於五年這文字，而說着成功或失敗，這可完全錯了。蘇聯的當局們，誰也沒想到工作以五年為限。五年計劃不過是一個過程，只不過定五年為一期而已。十年二十年沒有關係，若說五年計劃的目的是什麼，最重要是建設重工業，蘇聯要成為重工業的獨立自給國，因此他們犧牲了輕工業和農業，同時今冬蘇聯的農產品我看恐怕要不足，因為農民們因不平而不肯種植；他們為什麼不平呢？因為種下的東西都給政府取去了，連得自家的農地家畜都給奪去了；而且這樣的收取，政府曾經允許的肥料農具衣服等等都沒有頒給，因此他們憤而開始怠業。但在政府一方面，在傾全力於重工業的關係上，對於農民的不平，暫時似乎取鎮壓的政策，所以不能以農產品收成不佳而推論蘇聯政治家的失敗。

其次他談到史太林：

史太林到底是非常的政治家，當列寧在世的時候，列寧曾說史太林不是有用之才。列寧愛心於自己死後共產黨或將分裂為二，就是憂慮着史太林和托洛茨基的或將衝突，可

是列寧在這一點到底錯看了史太林。以政治家而論，托洛茨基究非史太林的對手。史太林知道當時自己不見信於列寧，步步在盡力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據守在共產黨中而不入政府，這樣每當政府的位置發生一度變化，他就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在各個要津，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中，全蘇重要的位置，都被他的心腹據守着。

史太林的尤其勝人之處，是在於別的共黨首領當沙皇時代都亡命國外，在國外指揮國內同志；而他却始終未出國內一步，所以在那時期間，他就被人認為全俄共產黨員的主腦。在這一點，他和托洛茨基等人完全不同。

列寧一死，他的勢力就日益增大，將反對自己的人，一個一個放逐，於是和托洛茨基的衝突，一天天的醞釀着迫近着，他在靜待時機。

托洛茨基是陸軍部長，赤衛軍是由他編成的，所以有人以為史太林恐怕不是托洛茨基的對手。某一個會議席上，托洛茨基陳述意見，史太林就立刻反對，說托洛茨基意見違反了列寧的意見，史太林究是不學無術的人，為補此缺點，思想上總以一切繼承列寧為口號；

所以倘若有誰說了和列寧意見不同的主張，他就以違反列寧遺志爲口實而放逐。他的反對托洛茨基理由也是說他違反列寧學說，正是一套老手段。托洛茨基却不肯認輸，說自己的話雖和列寧的意見不同，但列寧的主張，因了時勢的變化，也非改良不可。史太林却說列寧遺教是我們共產主義者的信仰，有違背者即是叛逆，非放逐不可，接着就命令自己的心腹，將托洛茨基攆了出去。在這時候，托洛茨基手下的赤衛軍在幹點什麼呢？渺小的共產黨秘書長，怎麼能輕易把陸軍部長的托洛茨基從會議席上攆出去呢？這是因爲史太林當托洛茨基不留意的時候，早已分佈自己的心腹在各要津，所以赤衛軍已不是托洛茨基的赤衛軍了。這樣子，史太林就解決完了反對者，現在至於握獨裁的大權。

都德冷君更作史太林人物論如次：

史太林到底是意志非常堅強的漢子，他處在逆境能够順受；他在私人行動上毫無弱點，因之無從假反對者以口實；他更有着待時而動的極強的忍耐力，在時機未熟之前他終隱忍以待，一見時機到來，立刻用疾風暴雨似的手段斷行，在這一點，到底非托洛茨基那種

理想家氣質的性急朋友所能效學，所以當別個首領亡命國外的時候，只有史太林能在沙皇政府之下，咬緊牙齒忍受迫害而不出國，着着扶植其勢力。還有一點，史太林除絕對必要之外，決不演說，簡直像個啞吧！他只是現實地冷靜地，拚命的實行着。

都德冷君更指出外國人之蘇聯觀往往錯誤，尤其是英美人的誤解：

英美人和俄國人的性恪，到底大不相同。俄國人不像英美人那樣講究生活，所以屋子就污穢，服裝就不潔，吃食就不美，也滿不在乎；其次，俄國人沒有個人的秘密這個習慣，二個家族三個家族在一起，毫不在意；夫婦的關係，無論隣人小孩都能明白，對這些事件從不注意，所以一到夏天去游泳時，男男女女赤裸着一同游泳，這是很自然的精神，毫無猜疑之感。但是上述種種，在英美人却非常斤斤的，所以一見到俄國人那樣，就斷定他們是野蠻。這是以己推人，在英美人覺得不對的，而在俄國人却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晚上我由友人領導，去看了電影「牛路」將種種機械印象地看了，很起了勞動的氣味，但在看過無數美國電影的我的眼裏，「牛路」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性的缺如，美國

電影所見到的是性，但在蘇聯的社會却不然，性已不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事，所以在電影之中，女性盪惑這樣的玩意兒也就完全沒有。

新俄的心理狀態之不同，從種種角度上觸到我的眼簾。

## 六 參觀農場

到莫斯科的第五天午後，去蘇聯外交部訪問加拉罕，沒有經翻譯人傳譯，只有二人交談是愉快的事，因為一經過翻譯，所談的話，無論如何會失去了情調。

蘇聯外交部的建築，狹小而古色蒼然，絕不能和壯麗偉大的英國的外交部美國的國務院相比較。

走上了這古舊建築的二樓，領導者就立刻開了正門讓入，裏邊什麼裝飾都沒有，辦事人員坐在大辦公桌前工作。

「請坐。」

這聲音，宛如南國人那樣的明朗。

「英語我完全忘却了，所以聽起來很是困難。」

加氏嫣然微笑的說着。

他穿着茶色的夏服，打着黑茶色的橫領結，戴着鼻眼鏡，栗色的頭髮，略長臉下的八字鬚，和小小的山羊鬚，白皙的皮膚，桃紅的血色，頗長的身材，使人看上去像很年青的樣子。

如果沒有人對我說這位就是蘇聯政府的代理外交部長，我總要以為他是法國的外交官或是奧大利的貴族樣子，和以前在報上看見過的照相完全兩樣。

他雖然自謙不能說英語，而實際他的英語發音非常悅耳，雖然說話時常常中斷了說不下去，但他發音的正確，遠非一般德國人的英語所能及。

談了幾句已故的後藤新平，話題就轉到了滿洲。

『貴國對於滿洲的意見究竟是怎樣呢？』我問。

『這個麼，與其說我國怎樣，不如問日本究竟怎樣？不是還不承認嗎？在這點，倒是我們這方面進步了，已經準備交換領事了。』加氏反詰了過來，接着又說：『日本爲什麼不締結日俄不侵犯條約呢？』

『已有了一般的非戰公約的今日，有什麼必要還要來一個非戰公約呢？』我問。

『不，因為五十幾個國家共同締結的條約，彼此的責任觀念很輕，只有兩個國家的非戰公約，彼此的精神上的責任才強。』

『就爲這一點嗎？』

『不，此外還有用處，一締結了不侵犯條約，我們就可以締結別的條約了，例如訂新的通商條約，我們對日本供給必要的物品，我們買日本的物品。』

我就問他有什麼物品可以供給日本，他說可以供給森林的採伐權以及煤油。

聽着這樣無忌諱的談話，我曾覺得意外，像美國的官吏之類，是總不肯暢說自己意見的，民主國家的官吏，到底還有守口如瓶的習氣。

日暮時，去看了一下史太林的住宅，是一所屹立在松林之中的紅磚大屋，門前沒有什麼站崗的衛兵。

回到旅館吃過晚餐，什麼事也沒有了，就讀着蕭伯納的蘋果車劇本以消磨時光。這劇

本聽說在舞台上演時得到非常的成功，但讀起來却也不覺得十分有味。但這老頭兒在世界上所有的勢力是不可思議的，托爾斯泰歿後，他宛是世界最偉大的文豪了。若到倫敦，無論如何要去訪問他一下。

第二天是參觀蘇聯國營農場的日子，我要參觀農場工場和學校，一切都得請華欽斯卡亞夫人領導，在十時半出發，去一見世界著名的共產農場。

在從前，俄羅斯是以時間不精確著名的國家，所以對於華欽斯卡亞夫人的準時到臨，真是非常佩服，但出發的時間雖很準確，後來因為不認識路等等原因，却就誤了不少時間。是涼快的天氣，在略微陰沉的天空之下，波立着無邊無際的俄羅斯平原，處處有森林，波立着的小丘之上，散在着農人家，看了這樣的景物，從前讀過的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不覺如浮雲似的記了起來。文學留在我們腦裏的印象之深，究竟是在想像之外的，文章才是永久的事業。

幾個俄國的小說作家，給與全世界的影響，可說深不可測，詩是不能翻譯的，所以只能

止於一國，而散文戲劇，終能廣播到整個世界。

這廣漠的俄羅斯平原，森林和農家，我們雖是初見，但自能感到不可思議的親密，像是莫逆的舊知，這就因為我們在讀托爾斯泰索斯安夫斯基以及屠格涅夫的小說的時候，已經憧憬不止的緣故。

莫斯科郊外道路之佳，遠出我的意料之外，這是蘇聯政府盡力於土木事業的功績。但是這麼一個廣大的國家，要使康莊大道縱橫密佈，真不是容易的事情，五年計劃中雖撥八十六億到七十九億的金盧布作交通機關的用途，但在這樣廣大的國家，要就進展到像別個文明國家那樣的運輸狀態，總還困難，但假使這樣都不能辦到，那末，無論你怎樣狂喊「凌駕美國啊！」總也難於凌駕的罷？

俄羅斯這國度是平坦的國度，一望千里的平地，處處只有河川和森林，其後是平坦的麥田。我們的汽車越野，過山，經橋，無窮無盡的走着走着。

像是走錯路了，華欽斯卡亞夫人時時的下車向村人問訊，而村却不大看見。這麥田到

底是誰種着的呢？沒有農家，沒有什麼，農夫從那裏出來的呢？我心裏想着，很想抓住一個路人來問一下。

三點鐘左右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莊，在這裏有着一個像是警察的男子。他是做我們嚮導的，上了車坐在司機台處。我以為前面的一村總是農場了，但是沿着麥田走着，走着，走着，到底只有大森林在我們眼前，森林之中，當然不會有什麼農場的。這樣想着，忽然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了。我覺得涼快了也是好的，路已沒有了。開始走在森林之中的草原上。在下雨的森林內的草原之上，對大樹左避右閃的走着，真有點像屠格涅夫獵人日記中的情調，剛在這麼作想，只聽到轟隆一響，我們在車上劇烈的搖擺起來。

原來車子陷在泥濘的小窪中了。於是屠格涅夫就在我腦裏跑掉。大家下了車，使勁地把車子拖上平地。雨還在，這國度的夏日薄寒，真有些使人難耐啊！

已經四點鐘了，早晨到現在什麼東西也沒有吃過的我們，因為拖車用了大力，全都餓腸飆飆了。剛巧來了二個坐在農用馬車上的青年農夫，我們就叫住了他們，問車上有沒有

食物於是麻色的頭髮剃得短短，眼珠子碧色的一個農夫，就像魔法似的從車上拿出了黑麪包和俄國名產的鹽漬胡瓜來給我們。

立在大樹之下，我們嚼着黑麪包和胡瓜來充飢，津津有味，使人生出野趣橫溢之感，這仍舊是屠格涅夫。

停了一忽，我們再冒雨前進。

一忽兒走完了森林，駛入了麥田綿延的平原，道路因飽受雨水的緣故，泥濘得很厲害；吃了黑麪包，肚子一飽，精神也充足的我們，不顧到雨和泥濘，與致沖沖的交談着。

又走了一時半光景，在稍高的丘上看見了盛穀物的倉庫。

『這是歐司坦希歐勃的國營農場。』

華欽斯卡亞夫人把警察的這句話翻譯給我聽時，她的臉上顯着如釋重負似的表情，經着這樣的長途真是氣悶的事，做嚮導也不是什麼快事呢！

我們的汽車到這農場內的事務所時，已是五點四十分了。從旅館出來到現在整整七

個鐘頭，我當然不曉得有這麼長的路程，就是嚮導人的華欽斯卡亞夫人也似乎沒有知道，這仍舊是俄羅斯式的事情。

事務所是木造的營房，走進其中一隅的管理員辦事室，洗了手臉，一坐下就開始作種種的談話室之中央有着一只白木製的污穢的桌子，和四五隻簡單的椅子，木壁上貼有種種俄文的告示。

好好先生相的管理員，沒有穿着上衣，鬍子像天旱的河原上面的亂草似的蓬蓬鬆鬆，生了滿臉，他要我在這裏就攔一宵，但我想住了一晚明天歸去又得花費一天，就極力固辭，只答應了在這裏晚餐。

於是參觀國營農場了。

據說這土地在革命前，是一個叫做羅曼諾夫公爵的所有地，有六萬多畝面積，此外還有森林，現在有三百個農夫在這裏工作，穀物也種的，但主要是政府的養豬試驗所，據說有四十六隻公豬，五百隻母豬，一千五百隻小豬，於是就去看那豬棚。

對於豬並非博學的我，實在除了聞臭之外，沒有什麼可得豬的神氣。無論資本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總是一樣。照料牠們的都是婦女，按月的報酬，起先是六十五個盧布，以後看工作如何酌量增加，最多的有一百二十盧布。行的是小工制，這小工制不但行於農場，而且涉及到農業，因此世人起了種種的議論：有的說這是違反共產主義均一收入的原則的；有的說這是過渡時期的便宜行事。

在這事務所的一隅，設有托兒所。在蘇聯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能見到托兒所的，照男女同等來說，當母親工作的時候，托兒所確是必要的。

農場裏面，有着很大的棚子，預備給少年團和少女團來過夏用的。所謂少年團和少女團都是莫斯科科工人的孩子，年齡從十四到十七，今年有六百個人到這裏來，大家就在這大棚子裏一起睡覺，只有一隻低而粗陋的床和二三條絨毯；他們的所有品只是睡衣和洗面肥皂和牙刷，簡單得真足驚人。

六時半了，就在食堂裏一同晚餐，雖是說一同，而我們却高據在較高的地板上，這地板

在平時恐怕是作演壇，舞台用的罷？晚餐的食物，很有趣，是蒸高粱，雞蛋，捲心菜湯，以及黑麵包。是因爲飢餓了的緣故罷，我吃着覺得勝於珍饈，比柏林的菜還使我合胃，這就是俄國菜。斷人是有着銳覺的天性，對於自己生活的趣味。比德國人是要更多些。革命之前的俄國菜，其考究確只次於中國，而且不限於貴族，無論那一個俄國人都有着官能享受的天性。我們一想到俄國人的優於音樂跳舞，長於文學詩歌這一點，總不會相信斯拉夫民衆能永遠過着現今般的簡朴生活的。

如果蘇聯的經濟政策稍有些頭緒，這個國度能像當局者所希望似的因機械的進步而生產能力突飛猛晉，一般人的所得，藉此而增加之後，那時候所展開的生活現象，豈不是要和今日的美國人相似了嗎？就是近代精神的根本的官能生活，不也將普及於斯拉夫民衆生活之中了嗎？所謂共產主義，照我們聽見的列寧，史太林的生活那樣，想來並沒有禁慾主義的傾向，而仍是立在享樂的基調之上的，那末和今日共產黨幹部所懷想不同的社會，不將逐漸在這個國度展開來了嗎？

我在開頭說過，蘇聯所提出的最大問題的要點，不在其理論方面而在其成果如何，其的一個要點，與其說在經濟理論上，毋寧說在將文化的本質與從前的作一個根本的變化。然而今日的蘇聯人民，因為窮困之故，所以有着今日的文化形式，一旦這個國度到了特克諾克拉西（技術政治）的時代，成了物質，豐富的國度時，那末今日指導者所懷想的文化，果能繼續下去嗎？在國民能够飽食暖衣的時代，要和今日相同的精神狀態，果仍能繼續否呢？我與其從抽象的理論上推想，寧願從實生活的變化而引起的人類精神的變化作展望來得較有興味。

話要說回來了，我們吃完了晚飯之後，走到了戶外，在日暮的黃昏太空之下，看着蘇聯青年男女的『一日告終式』他們成分了五個隊伍，在總司令之前，每隊的隊長報告一日來的工作，聽說每天都是如此，所以這樣，是爲了使他們受社會生活的訓練。

蘇聯的教育，驅逐了『私』這個字眼，而只用『我們』這是和別個國度不同之點，所以如此，不消說因爲『私』是個人主義的字眼，人類使用着它就要產生自己這個慾念，此

會主義的國家不能有私人的利慾，所以要使人民的胸中只有『我們』這個集團觀念。

不問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個無我思想的社會化，乃是近代世界的一大潮流。人類從固執自我的小殼中融化到大的社會國家之中，稱爲從『小我』進到『大我』的一進步，我們所說的文化呀，文明呀，進步呀，都是指從『小我』進向『大我』而言。怎樣的社會是能完成這個進步，是重大的問題。

日色在這大俄羅斯的平原上蒼茫地昏黯下去了，我們向農場的人們道了晚安，上了歸程。

改道而向莫斯科進行。日暮之後的蘇聯是黑暗之國，因爲沒有電燈煤氣燈的光輝。在這黑暗的蘇聯森林之中，我們的汽車忽然墮入了深溝。

大家下了車作種種的努力，但因雨後泥濘，車輪愈加陷入了軟土的深溝，直到十一點鐘還沒有把車子拖起。我想今天要在森林中露宿終宵了。

幸而來了一輛農夫的車子，華欽斯卡亞夫人和他一交涉，就跳上車子跟着去了。這是

她打算到前面的村莊裏去托人僱車來幫助。一個青年的女人，有着這樣泰然活躍的精神，實在使人佩服，若是一個美國女郎，如果碰到這種事情，恐怕要哭出來呢。這個性的區別不在於社會的國度，也許華欽斯卡亞夫人本沒有自己是女人這種意識罷。

一會兒到來了一羣農夫，做我嚮導的警察拜托他們代為動手，一下子，就把車子拖了起來，使我們得能重上歸路。在途上遇見了一隊來援助我們的青年團，向他們道謝而別。在前面的村角裏扶上了等着的華欽斯卡亞夫人，我們再繼續行程。當警察在原先上車的村裏下車時，雖經種種的說法，他無論如何不肯收受酬禮，這像是共產黨的嚴厲規則。

回到莫斯科送了華欽斯卡亞夫人回家，到旅館一看時計，已經快到三點鐘了。費了一整天，還是沒有看到蘇聯的農業。

## 七 參觀工場

今天午後去參觀了公共食堂。

聽說在這食堂裏工作的勞動者，每月的薪水從八十到一百二十盧布，每餐代價是兩個盧布，據說俄國人大量的進餐，每天只有一次，以後不過略進少許罷了。參觀了一下公共食堂的廚房，雖然並不十分講究，但較之從前的俄國廚房，確乎清潔了多多。

從公共食堂出來，到了「藝術家之家」。這是四層樓的公寓房子，得到彫刻家泰惠休氏的領導，參觀了一下畫室。我是想看看蘇聯產生了怎樣新文化的，但這「藝術家之家」裏面的繪畫，沒有給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革命以來的十幾年中，當然不能產生什麼偉大的作品，所以也許是期望有偉大作品者的無理；不過革命政府，對於藝術家的優遇有加，倒是可貴的事。

在泰惠休的工作場中，置有很大的發電機，聽說蘇聯的政府常常供給這種機械。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能窺知蘇聯政治家的思想，是很想多量地接受機械文明。

畫家們是住在三層樓和四層樓的，只有一間廚房和一間寢室，看他們很有不自由的樣子，然而像沒有生活的擔心。

從「藝術家之家」出來，就去參觀郊外的科學者療養所，爲了五年計劃的成功，蘇聯政府深切地感到技術家和科學家的重要，因此蘇聯少年們的功名心的目標，就以技術爲鵠的，同時也宣傳科學家發明家的重要，改變了俄重勞動者的態度。

爲想看一個具體的例證，我們才去看那科學家避暑的房子，屹立在大森林中的白色房子，據說是舊貴族的邸宅，舊貴族邸宅的遺跡除了科學家避暑處之外，也都保存着沒有破壞，但看了三四處，沒有一處使人可以發生敬佩之忱，爲了沒有好好兒收拾的綠，荒廢之感，散飄在周圍，尤其是庭院的荒廢，使人有淒然之感。這和後來在維也納所見的王宮博物館的庭院比較起來，維也納雖在財政窮乏的當兒，還撥款修理得富麗堂皇，使我覺得對

於美的鑑賞這一點上，蘇聯共產黨領袖和維也納社會黨首領之間，有着極大的差異，對於美沒有理解的人們，總不能希望他們能够建設健全的社會的，若是所謂美是指繪畫彫刻戲劇而言，也許可以否定我的布爾喬的審美眼光；然而在庭院中的植木的美觀，不會有布爾喬和普羅列塔利亞之分。不加修整的枯木，就說是普羅列塔利亞的藝術，但總不能說是美。

房子爲了不加修飾的緣故，全部飄着荒冢的氛圍氣，這裏邊聽說有收容九十七位客人的設備，在下面的大房間裏，學者們的家族三三五五的在一塊聚談，姑娘們在內庭的網球場打球，大房間裏有一座鋼琴，一個女子彈着粗暴的曲子。

上了二樓，看了每一個房間，這和勞動者的家大不相同了，比剛才看到的藝術者的家還要好。聽說每人每月的費用要二百二十個盧布，但是房間的狹隘却使人不快。小一點的房間住兩個人，大一點的住三個，室中的器具一床之外只有一桌，我看到震名世界的白髮老學者們在此狹窄的房間裏著作，不禁黯然。

經了介紹，會晤了兩三個學者，交談了幾句閒話，說起了日本科學家的名氏。這些學者們的姿勢都有點向前彎屈，神氣都有點心靈被什麼恐怖追逐着的樣子，使我起了他們是囚徒的淒涼之感。

在過渡期的社會，什麼時候都由史太林那樣有鐵一般的意志的人支配着，住在理智世界的人們，真是和嬰孩一樣的沒有力量。

第二天，是我在莫斯科的最後一天了。在前幾天我對V.O.K.S.要求的，就是要參觀一下工場以及官吏和勞動者宿舍的內部。今天要一償此願了，但是看過了勞動者的家而終究沒有看到官吏宿舍就離開蘇聯，未免使人悵悵！

我們先去看工場，是一個叫作加李寧的羊毛工場。

我在美國出發之前，曾在紐約和一個技術家亨利君大發議論。我說蘇聯現在大買其美國的機器，但是蘇聯的人民是否能夠使用機器？是否能夠迅速地學得發明機器的能力呢？日本的進步之速，我以為就在於日本人在極短時間就能使用西洋機器這一點上。蘇聯

能够如此嗎？但亨利君對我的意見不以爲然，他說：技術家的我，在青年時曾旅行過中美及南美，距今三十年前的光景，到墨西哥去看了一下，火車的駕駛員完全是外國人，不讓一個墨西哥人擔任；但在去年去一看，外國人的火車駕駛員已經一個都沒有了，已經全部由墨西哥人擔任。和此事相同的，在波特利可島也有着，當美國人領有該島創辦電車的時候，土人中沒有一個被任爲駕駛員的，但現在却都是土人駕駛着了。非文明人就不能使用機器這種說法，實在是錯誤的，無論任何國民，只要你教他做，他就能做。雖然亨利君舉例說明，我還是不能相信。我們日本人的手段是機靈的，所以能巧妙地使用機器，那滯笨的俄羅斯人，究能使用機器嗎？我是抱着這疑問來到蘇聯的，所以這樣，是因爲我認爲蘇聯五年計劃的成敗，懸在有無使用機器能力這一點上。

現在我來到了加李寧工場，四面一看，只見廣大的房子裏，巨大的機器響着巨大的聲音開動着。仔細一看，這是從德國輸入的精巧的毛織機器，而這個巨大的機器，不是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操縱着嗎！走到每一間工房裏去看，大都由年青的姑娘們使用着機器，

這樣一看，我才知道今日的蘇聯確乎在迅速地養成熟練工人。來參觀工場之前，我還有一個疑問，就是俄羅斯的室內因為蒼蠅極多，總有種種氣味，工場裏是否能保持其清潔？這一點，在現在我眼前的羊毛工場，都是非常清潔，而且勞動條件也是很好。勞動者們一些不分心外驚，只是專心一志的做着自己的工作。聚集了大眾討論的地方，大概是在著名的工場委員會席上。

其次參觀勞動者的宿舍。一間房子住了兩家人家，七八人在生活着。誠如都冷德君所言，他們的生活沒有個人的秘密，只是醜態得厲害。

從工場轉到了國立圖書館，那是一八六〇年設立的，說是藏書五百萬冊，居世界圖書館的第三位。蘇聯政府正在傾其全力使它更臻完備。

設備還沒有端整，書籍等類還沒有全部整理好，但因新館址正在建築中，落成之後聽說就將用華盛頓議會圖書館同樣的法子，整理全部書籍。蘇聯建設次於英美，居世界第三位的圖書館，在我完全是新聞。

我是關心日本圖書館現狀的一個，圖書館是在正式學校以外完成民衆學問的一個方法，有日日增加的必要，所以圖書館設備的良否，對於國民智能的進步有極大影響，只要一想美國卡內基圖書館是怎樣有助於該國的民衆教育，就能想像得到了。

這天晚上六點鐘，看了電影普起姆金一部的試片，內容是描寫日俄戰爭中渥迭沙發生的軍艦叛亂和市民蜂起的事件，這電影照例是沒有一些性的場面，在表現的形式上，另有着種種的新鮮風味。

晚間十時十分，我搭着特別快車離開蘇聯了。當火車離開車站的當兒，我周身感到輕鬆，不生病，沒有發生事件，現在離開莫斯科了。

第二天的十二時半，在邊境Zemalio站檢查完畢，火車就出了蘇聯國境，這當兒，過去兩週間壓在我頭上的那塊重石，在一瞬間消釋盡了，不禁感到自由和解放的輕快。

對於華欽斯卡亞夫人，在離開莫斯科時，曾想送她一點謝禮，但她無論如何不肯收受。在她原是一切工作都是爲社會服務，但在受到照拂的我，却感到了精神上的負債，這點是

科 斯 莫

---

我離開蘇聯時的決心。

## 八 密閉的實驗室

蘇聯是立在兩隻腳上的一，是閉關；二，是少數專制。

有了這兩個條件，然後才能繼續着今日的特異現象；只要這兩個條件存在一天，今日的制度也能繼續一天，所以我們有把這二者稍加檢討之必要。

閉關有二種意義。一是物質的閉關，封閉四邊的國境，監督一切物質和人民的出入，只有特許的少數物件和人有出入的可能，像鎖上水閘的湖江似的，隔離與外界的接觸。

這樣的鎖國，只有領土廣大天然資源豐富的蘇聯那樣才有可能。除少許熱帶產物之外，在這龐大的國土之內，什麼物品都有生產。在全世界，只有美國和蘇聯二國，可以從別個世界孤立而生存，所以蘇聯的政權，能夠和全世界分離而存在。這是在物資貧乏的國度決難實現的現象。

蘇聯對於人民的出入也是封鎖的，尤其是對於俄人想出國的自由，完全剝奪淨盡。如果蘇聯對於住民許其有出國的自由，那末究有多少知識階級肯留在這國度裏呢？有多少工人農民商人肯留居呢？農民因為不能離土地而生存，也許能勉強抑止不平而留居罷，但工人和商人是到世界任何地方也能生活的，所以蘇聯能把這些住民留居國內，完全是借了嚴重鎖國的力量。

物質的鎖國之外，就是精神的鎖國。嚴禁了人民出入，剝奪了言論自由之後，這國國民在精神上就和外界相隔離了，這樣子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的繼續下去，國民的思想感情就完全離世界而孤立，於是使新政權能繼續的智能條件就具備了。

對於物質精神的封鎖，乃是蘇聯政權能維持到今日的根本理由之一，能成爲鎖國的原故，是因為牠這廣大的領土既能統一，且能包藏一切物質的緣故。

然而僅只靠鎖國這一點，新政權的維持還不可能，必須有一個人的要素，這就是少數者的獨裁。

對於一億五千萬的人口，僅僅以一百七十三萬的共產黨員負責去統治，而這一百七十三萬的共產黨員的內部的構造，又只是少數幹部的專權，於是，這個國度的一般大眾，對於政治就成爲毫無關係了，但是共產主義能在這個國度實行，全仗一百七十三萬共產黨員的鋼鐵般的訓練，而且共產黨的專制，自有勝於沙皇的專制的地方，那就是前者是深入於一般大眾生活之中的獨裁制，而沙皇的專制，却只建立於與民衆生活毫無關係的脆弱基礎之上。

所以祇要這兩隻腳——鎖國和少數專制——繼續一天，蘇聯的共產制度也可以繼續存在一天。他就得到了保護，使世界別種組織和國內的反對黨都不能和牠作自由競爭，如果一旦沒有了這兩個保護，共產主義的制度，藉自身本質的價值，去和國內外的其他思想競爭時，是否有存在的可能？這是難以逆料的。

所以世界各國既恐懼蘇聯的進出，蘇聯也憂愁世界各國的侵入，他們所持的理由，當然爲了共產主義制度是還在成功途上前進的新制度，在未完成之前，不能和其他的制度

競爭。

蘇聯社會的內容姑且另作別論，社會維持的形式，我們看來酷似日本的德川時代。德川氏所以能執政權二百六十年之久，完全受了嚴厲的鎖國，和稱爲武士階級的少數人獨裁所賜；所以到鎖國不再可能的時候，德川政府也不得不倒了。今日的蘇聯，一旦開始與外界自由交通，那時候誰能保證蘇聯自身所起的危險，不比外國的更利害呢？

這並不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理論鬭爭，而是那一種制度能使人類的要求，更能滿足的實際問題。

一方面是涉及生產分配消費的物質問題，另一方面，是專制治下的人民精神受到強壓，自由社會人類的精神能够發達的問題。獨裁是一時的權宜，而不能爲永久的常態，任是怎樣的善政，專制終究是專制，而有背於求自由的人類的本質的。所以廢去了少數獨裁之後，今日的共產制度還能維持下去與否，方是最後的試金石，因爲專制是退步的支配社會的形式。

但在對於鎖國與專制二條件表示了極不滿足之後，還有着一個極大的問題，就是今日蘇聯在實驗中的種種新制度和計劃，對於將來的世界，能够給與怎樣的影響？

蘇聯所行的計劃經濟，對於今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政府狀態的經濟，確是一個大警戒；他們要以獻身社會的精神，代替了個人的獲得慾，這樣的企圖，也是向利慾本旨的社會挑戰；由男女同權而消滅家庭，也是對回來的結婚制度作深刻的宣戰；他們又努力否定宗教而要澈底的激進到科學的時代，也是使宗教已失掉了心靈之力墮落到形式的社會，受了一個大衝擊。

無外患者國恆亡，一個制度也類此；必須和另一制度尖銳的批判作激烈的挑戰，方始能覺醒而後刷新，蘇聯的存在，至少能警戒另一種社會，使其激勵淬勉，奮發努力。

所以凝視蘇聯的實在狀況，可以刺戟時常陷於自我陶醉的安定社會，因為即使除去了一切，就單以蘇聯執政者和他的黨員們而論；爲主義不惜殉身的精神，也是任誰都不能蔑視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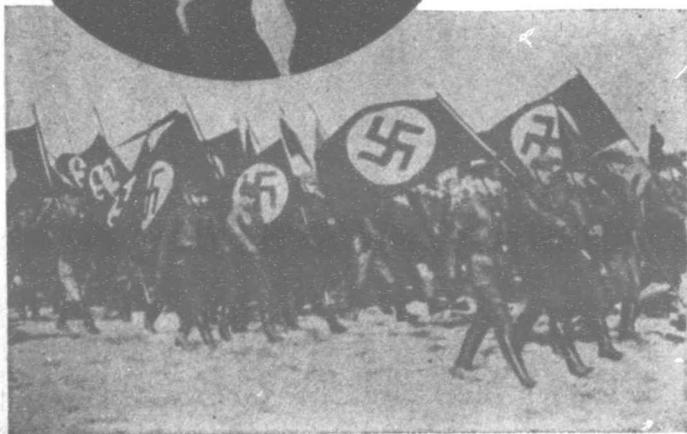
如果四五十年後，到了人人能自由在地描寫蘇聯的一切，談論蘇聯的一天的日子，那末爲社會的實驗室之蘇聯，將有成功與失敗的種種材料，供獻於新人類的面前罷。

柏

林



上 希 特 勒  
下 德 國 社 黨 突 擊 隊





希特勒的獅吼

## 一 民主政治的行踪

『民主政治到底怎樣了呢？』

這是放在世界上一切人們眼前的一大問題。

當歐洲大戰劇烈的當兒，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曾從白宮發出了這樣的獅吼：

『爲了民主政治的安全，快參加最後的戰爭啊！』

這就是說這次大戰的發生，是爲了粉碎凱撒所代表的軍國主義的專制政治，而確立替一般大眾謀幸福的民主政治。所以美國的參戰，實懷有十字軍的意氣。威爾遜的大聲疾呼不但鼓動了整個美國，而且響遍了歐洲全土；就連德國自身，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旬，也和威爾遜的政治理想相共鳴，發生了政治革命，驅逐了向來的官僚政權，建設起民主政府，四年有半的歐洲大戰，至此乃得終止。

在凡爾賽和平條約簽字後第二年出版的威爾斯世界史綱，指示了民衆解放的步驟和獲得自由的潮流，暗示了新人類共趨繁榮的方向。

再翌年，華府會議開幕，締結了空前未有的國際軍縮條約，這是爲了世界民衆的熱望好像洪潮似的襲來的緣故。

但是四年有半的歐洲大戰，是否真的像威爾遜、路德喬治、白理安等政治家們所唱和的一般，成爲使民主政治得到安全的最後戰爭呢？

從一九二二年起，民主政治的波流驟然起了變化，法國白理安內閣倒後，國權主義者恩凱查便執着政權，動手實行德領魯爾的保障佔領；同年英國路德喬治的失敗，保納羅秉政，將英國的政治重覆回向右轉；戰敗的德國的英雄，所謂內外信望中心的賴特那自從喪於刺客的槍彈之下後，使德國再度沉入了黑暗的深淵。

就在當年的深秋十月，一個名喚墨索理尼年齡二十八歲的無名壯年，率領了九萬青年進攻羅馬，竟以武力奪得政權，他停止了立憲議會，剝奪了言論自由，把反對黨盡量關在

獄中或流放國外，這樣就建設了完全反民主政治的新政治組織！

墨索理尼就要失敗的預言，顯然只是慌話，他的政權竟日趨鞏固，終於在一九三一年  
的革命紀念日演說中，他揚言道：

『法西斯主義現在已是輸出的時代了！』

去威爾遜民主政治的演說不是僅僅十四個年頭嗎？而世界已愕然地傾聽着墨索理  
尼倘若無人似的吶喊了！

當那時候，在歐洲的另一角，出現了一個時代英雄，他想試建同工異曲的大業，把鈍重  
不靈活的國民像疾風捲敗葉似的收於自己指揮之下，這個人，就是德意志的希特勒！

他以一介退伍上士出身，一九一九年加入了有六個黨員的國民社會黨；而一到一九  
三二年春大總統競選時，他和國民偶像的奧登堡竟差不多有並駕齊驅的威風，這真是使  
世界驚駭的事實。

『民主政治無路可走了！』

這聲音像雷鳴似的震動了全世界人士的耳膜。

蘇聯共產黨的專制制度和意大利墨索理尼的獨裁政治，已是有定形的既成品，而希特勒的運動，却還是海市蜃樓似的未製品，所以世界的視聽，也不期而集注於德國。

尤以希特勒的運動一旦成功，則其趨勢將和波蘭發生衝突，延展開去難保不和法國開戰，於是世界大戰不免又將演一次了。

世界的視線於是均集注於希特勒的一舉一動，電報，訪問記，論文，旅行記雪片似的從柏林飛到全世界，其意義和以前大不相同，德國又成爲世界的中心了。

我一面讀着美國報紙的柏林電訊，一面就覺得無論如何非去德國看一下不可。

德國是在兩種意義上使今日日本感到興味的國家，其一是經濟的痛苦，人口多而領土小的德國，將如何脫離今日的經濟痛苦，這對於日本人實含有無限的教訓；其二，德國是民主政治經驗極淺的國家，因而對於民主政治的失望自然早已瀰漫了全國，將以怎樣的<sup>形式</sup>展開新局面呢？這使日本人對於德國政治的關心，比之墨索理尼的意大利更加重要。

可決定希特勒成敗的總選舉，將於七月三十一日在德國全境舉行了，這次選舉，是研究今日德國的最好機會，也是觀察民主政治之未來的絕好材料。

法國是安定的國家，無論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與日本關聯都是很少，我們以眺望的態度看法國是可以的，但在波瀾萬丈的日本，可從法國學習的地方却很少。

快到德國去一看的念頭充滿了我的胸中。

於是在諸事完畢的一天，我搭上夜車向柏林出發，打算在觀察柏林之後，再去一看蘇聯。

在旅途上老覺得柏林有什麼等待着我們的，這是旅行者所感覺到的喜悅。

火車載着我的憧憬，向東向東的直駛，黑暗中我們渡過了萊因河，中德一部分的平野也在睡夢中經過了，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火車已到了柏林的郊外了。

## 二 狐與鷄

一國自有一國的生活方法，例如以旅行者的住宿而言，在美國限於旅館，在英國能在上等人家租屋借住，也是一策，在巴黎以往公廨爲便利，但在柏林則住“Pension”（譯者案，這種住處連飯食，類乎公廨，住宿不限日期則如旅館）自有其特色。

我所寓居的 Pension 就在柏林中心的克魯福斯坦達姆街。要是在紐約和巴黎的中心大街，總是車馬喧闐，使人不能入睡，但柏林却真靜寂。街上並種着很大的樹木，因而雖在炎夏也很涼快，開窗眺望，景色尤佳。住在這裏最使我愜意的，是房間的寬大，久不滿於巴黎旅館房間過於狹隘的我，到了這寬大非常，天井高到十一尺的房間，真有像出檻阱而至曠野之感，而且房間裏又是德國式的打掃得異常周到，室內家具的大小也合我意，一切都是預備像我這樣的讀書人來租住的。而其代價，則不到美國旅館的三分之一。

然而這不是我對柏林生活的全部禮讚。從便利這點說來，就不能和住旅館相比，房間裏沒有浴室，報紙不分送到房間裏來，夜深後電話就不通，名字說出來也不像旅館那樣的人盡知曉，訪問客每覺困難，總之要關起房門來用功是好的，倘若要和人會見的時候，便覺不便，所以在稍作勾留的旅人，或忙於和德人交際的人們，還是住旅館的便當。

翌晨醒來，當我還披著睡衣洗面的當兒，房中女傭就開始洒掃房間。這事使我吃了一驚，令我稍稍感覺回到了日本的那種風味。在英美，男女區別是儼然兩種不同動物似的。非常注意。小學生常受到這樣一個課題，狐和雞和米在同一橋上，要渡到對岸，而每次只能渡過去一樣，這事怎麼辦呢？把狐和雞留在一起，那麼狐要吃雞；把雞和米留置一起，則雞要吃米，這個難題怎麼辦呢？美國男女的關係就正如這個謎題。狐和雞，雞和米，在什麼地方不能留在一起，我們不能知道，但是美國的男女不能同置一室却已成爲鐵則；男女決不能同在有床的房間裏，這是美國根本的社會原則。

拜此原則之賜，我們旅行者不知受到了多少的不便。在旅館房間裏，親族婦女，雖在青

太白日，也不許在同一房間裏談話，非在廊下或是下面那個混雜的廣廳裏不行，這是美國上等旅館的定律。

不但此也，只要有女人在，男子就得改變禮貌；不吸煙草是根本的原則，其他如說話時應該知道避忌諱，女人站着，男子就非立不可，男子在戶外和女人談話必須脫帽等等，都是討厭死人。

而且所謂女人，不祇限於上等的女人，就是傭人也儘够給人麻煩，所以在美國當女傭人來洒掃的時候，男子仍安然住在房間裏，可說是絕對沒有的事。

久居於視男女爲不同的動物的美國憲法的氣息中以後，來到柏林，竟看到了見所未見的創舉，一個女傭人居然唐突地跑進披着睡衣的男人的臥室裏來打掃，真是一件可驚的事。

後來我蒙友人的領導，上舞場菜館去了好幾次，看到那裏的女人都像十年知友似的，很親暱地和我談話，又不禁驚奇着德國人鄉氣的純樸，而且對於日本人也絲毫沒有人種

的偏見。

然而這不是我對於德國女性的全部禮讚，從男性一方面說來，這是安慰而且便利的；但從女性的立場而言，這究竟是否是幸福？我不能無疑。

一直到今日世界的文化，還不是男性中心的文化？女性不過是附屬品而已，例如有些國家把女人認為罪孽深重的動物，可是他們却把男子比女子更要罪孽深重的一點忽略了。因為是男性中心的社會，所以對於男子，女人總是罪孽深重的動物。假如從女子方面說來，男人何嘗不是更要罪孽深重的動物呢？但是關於這些，他們老是不許女人說。

要從這種不平等的立場進向平等的立場，於是發生了全世界的婦女運動，男性恐怕失了特權，便努力的抵抗。

「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就是視人類的價值一律平等，不但視男性是如此，即男女也不承認有貴賤之差別的。

然而像美國那樣男女間的禮儀，却是過於形式化了，所以從男女間的禮儀起了動脈

硬化症的國家來到德國這樣自然姿態的國家，不禁感到了回到東洋似的安慰，這一點，在俄羅斯似乎更是如此。

在德國映在我們眼簾中的，是德國人的勤奮和儉約，這是因為德國自昔即處於四鄰強國的苛虐之中，經濟上感覺非常痛苦，為脫離這痛苦而流汗絞血的努力，至今已成了牢不可破的習慣。

德國雖經三十年戰爭那樣的苛虐，也能掙扎起來，雖在拿破崙窒息的榨取之下，也能更生復活，即使歐戰之後身受那樣殘酷條約的束縛，受盡全世界整十四年來的榨取，依然仍有復興的樣子。

這種堅強不屈的靈魂，到底怎樣存在於德國民族之中的呢？這是深深引誘着旅德遊客們試想解答的一個宿題。

### 三 巴黎與柏林(上)

從這國徘徊到那國，渡着彷徨的旅途的旅行者，若是今日在這城市耽擱了一宵，明天又忽忽的渡過一個山，那末這國與那國不相同的國民性的實況，總難明白的收在眼底，所感到的只不過是言語紛雜和貨幣不一的煩惱罷了。

要想真正懂得一國國民的心理，總得勾留較長的時間。

德國我曾經到過了三次，但勾留的時間都是極短，所以沒有深刻地接觸德國人性情的餘暇，這一次能多留幾天，在 Pension 安身之後，就開始探求德國和其他外國的不同之點了。

我的德國研究，是從街頭開始的。

一走到柏林的街上，較之巴黎最先惹我們注意的，是外國人的稀少，但雖是如此，菜館

酒肆之類，倒總是佳賓滿座。巴黎的榮館酒肆，若是一有騷亂氣象就會無人過問。德國却恰巧相反，當此不景氣之秋，柏林，怎麼仍有這麼多的顧客呢！一間本地人就能明白了，原來出入於榮館酒肆的只有德國人。

在這點上，德國和法國有着極大的區別。

巴黎是世界的都會，所以沒有了外國旅行者，巴黎的娛樂場所就要冷落起來；柏林祇是德國的都會，所以不論有沒有外國的旅行者，仍是熱熱鬧鬧的。

我們籠統地把德法說在一起，因之也易於把柏林巴黎連帶說來，其實這兩個國家，是極不相同的兩國。

大部分的法國人都是住在鄉村裏的農民，然而法國的文化不是農村文化，而是巴黎的文化，都會的文化，世界色彩濃厚的文化，尤其因為法國是十八世紀以來世界文化的中心這個關係，巴黎成了國際的都市，法國生活因此成了世界生活的標準，正如英京倫敦是世界經濟的中心一樣。

但是德國呢，雖然他們的音樂和科學多屬世界性的東西，但就德國全體而論，却不能成爲世界化，假使德國不演出歐洲戰爭而繼續到今日，德國文化也許已飛黃騰達的寢假成爲世界文化了，也許已獲得了世界的精神，然而只因了歐洲戰爭的發生，德國就拋棄掉世界的優越地位，而後退到了昔日的德國。

柏林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德國的中心，德國生活不是世界人類生活的標的，而只是德國人的生活，無論是好是壞，德國人總是土氣十足的鄉下人。

和法國實業的進展比較起來，德國的工業是比較的發達，但德國人反是過着農村的生活；和法國人的本國中心主義的保守傾向比較起來，德國人的頭腦更爲深刻，雖是德國人很不能與外國人爲伍，可是自從巴黎和平會議以後的世界政局，法國仍是始終本國本位的非妥協態度，但是德國的外交更能國際協調，雖然如此，德國人在世界舞台上也不容易占重要腳色。

這在德國人看來，是多麼可惡的事，有着那樣的勤勉和不屈不撓愛秩序和科學的頭

腦，爲什麼德國總不能和別個國家流灌一氣呢？

這個你倘能在柏林多住幾天靜靜的加以觀察，自然能漸漸明白的。

歐西有這麼一句諺語：『一切的人有兩個國，一個是自身生長的祖國，還有一個是法國。』美國也有一句常說的話：『亞美利加人死了之後，他的魂靈就往巴黎去。』這些諺語，就可以窺見法蘭西這個國家，所持的世界魅力是怎樣了。

這魅力是法國人所有的頭腦和官能的產物。

法國人頭腦的清新圓潤，猶如用水洗過而塗上油的機器一樣，所以無論什麼東西，祇要一經過法國人的腦子，就能像看非常澄清的秋空那樣明晰。無論聽他們的話，讀他們的文章，總是明快清明，胸中充滿清湛，尤其是法語的爽利順流，宛如剃刀削物一般。所以有一個歐洲的文化批評家說過這樣的話：『任你怎樣愚蠢，只要聽到用法語說的談話，就能聽到伶俐。』

法語的滑流，加上法國人的澄明的官能，更如錦上添花了。

聰敏的法國人傾他們所有的聰敏，滲入到生活的姿態之中，於是世上最能理解人生的情緒的人，在歐洲便是現代法國人，在亞洲是中世紀的中國人。

所謂人世的幸福，係從我們要求的非常滿足而生，人生的要求之最原始的且最普遍的，是我們官能的要求，所謂官能就是五感。

這五感的滿足，一切人類都共通的且強烈的要求着，不能滿足這慾望，就是人生的不幸，而滿足這慾望的最好方法，就是我們能和周圍協調。所謂周圍，就是圍繞我們的人和自己，能以繼續調和周圍的人，和自然來滿足自己五感的慾望，才能得到幸福，才能發見內心的和平。

能把這點在最巧妙的形式上實行的人，就是現代的法國人，唐宋時代的一部分中國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不逆乎自然的生活。』餓了就進食，寒了就加衣，寂寞的時候談戀愛，衣食戀愛都滿足，那就怡然的睡在月下，夢醒後，拿牀上的琵琶隨歌一曲，樂也融融，歌聲繞梁，這真是享的清福，人生與自然的調和，這樣便可以說是完全了。

這種官能的要求，如大海的波瀾，風微成漣爲漪，風強成瀾爲濤，漣漪一似錦繡的文章，像美海添景；波濤澎湃，就有覆船滅人的危險。不懂得人間和自然調和的人，放船在波濤裏，就沈入了千尋之底，懂得調和的方法的人，放棹在漪漣之中，而享受碎如金鱗的月光之美！

人類五感的要求，也不差不多如此，人的性情像海，五感的衝動像風，順了他的自然的衝動，他的心境時常像水面上的落花，像放棹在漣漪而身體安全，胸懷一定很陶然；不然就有遭強風而葬身波濤的危險！

巴黎的人們順了官能的衝動，懂得和周圍調和，抱着樂天的人生觀，所以能不矯性的享樂地上的生命，而且能夠知道衝動的波濤，是目前一剎那的事情，人的性情像海是永遠不變的，所以在小的事情上，雖然有時像風一樣的會轉移，但是人生觀却能够屹然不動，這就是法國人雖有過幾次的革命，而社會的根本制度和思想却頑強的保守着。

所以旅行到巴黎的人們，在自然和人間の調和中享受着人生的清福，陶然這兩字也

可說是道德，因為所謂道德，不過是人與自然的調和罷了，調和的根本，在於中庸，法國人如古希臘人一般，在中庸之中發見了人生的幸福，靈肉，理會，和天地的大調和中，建築了法國的思想和生活，而巴黎，終究是一顆光輝萬丈的法國的皇冠之寶玉！

#### 四 巴黎與柏林(中)

從巴黎來到柏林，誰都能感覺到德國人的粗野。

在柏林街上閒步的人，一看了女人的衣服總要驚訝，爲什麼她們故意選擇色調不美？同樣在柏林菜館裏吃飯的人，總會奇怪他們即使不精於吃喝，爲什麼有意吃這種無味的東西？和柏林人交談，也總要驚訝爲什麼他們不願對方的意思，老是一任己意滔滔不絕的饒舌呢？

和胸懷澄清的巴黎人比較起來，柏林人似乎太不漂亮了，好像巴黎是世界的寵兒，柏林却是世界的摒除者。

但當旅行者一在柏林安住下，食着無味的德國菜，和不恰好的德國女人，無愛嬌的德國男子相熟之後，自己也傳染了一分的德國性，就能像剝去一層薄皮那樣的了解了。

有一句膾炙人口的話：『若是這裏有兩道門，一道門寫着到天國的入口，一道門寫着關於天國的演講會會場的入口，那末一切的德國人，將向第二個入口進去的。』

還有一句同樣有名的話，『某學校把世界各國的學生集於一間教室，教師出了個『象』的試題，於是英國學生寫了篇『非洲獵象』的旅行記，法國學生寫了首『象之戀』的小詩，德國學生寫了篇長二百張稿紙的『象的哲學論』的論文，波蘭學生作了篇『象與波蘭問題』的政治論。

德國人只講道德的性格，是全世界有定評的。

德國人是在自己的心中過日子的，他們的哲學癖充滿心中，所以一切事物都從『思想』出發，一切事物都從『哲學』起程，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根本概念上不以理論發揮一切，就沒有意義。

德國某馬戲團的創立宣言上寫着這麼的一段：

『本馬戲團的目的，不在娛樂，其要旨在於教育觀衆，普及智識，指示人生哲學。』

這就是說：開演馬戲的目的，在乎娛樂中給人以哲學，在海狗鼻頭上掛一個球，熊乘了腳踏車出來，半裸的美人在白馬上翻筋斗，都在乎於遊戲中教人以人生哲學。

在這裏有着德國人所以受世人誤解的一個原因。有人疑心這個馬戲團的目的也許是真的，有人憤怒馬戲團太把人當作傻子了。更有人鄙視他們的偽善，一切事情都載上高尚道理的帽子，這就是不幸使德國人在國際場上失敗的原因。

但在德國人自己却是一本正經的，因為他們在兒童時代，就住在頭腦中的，和法國人的住在官能之中一樣，德國人住在理念之中，所以對於任何事件，不思索出理論上的理由來就不能滿足，在德國人，一切的事物祇因牠值得理念之故才覺可貴。

所以在德國人心目中，離開現實的理念方面，反比實在的事物的本身更來得實在，這種客觀的頭腦的活動，就是德國人的性格，因此有着德國的理想主義，也因而有着德國人的非現實性。

這所謂非現實性，是德國人的第二重大性格，哲學家康德是德國人的代表，他把艱難

的哲學，費數十年光陰建立起來的偉業，自有他偉大的價值，但他的思維方法却是純粹德國人的思維方法。這裏有一個土瓶的正體，不是手能觸，目能見，鼻能嗅的土瓶，在這種五官活動的自身，是不真實的，只有把這土瓶印象入自己頭腦之中，然後意識着的一點才是真實，頭腦中意識的土瓶才是土瓶的正體。

這種觀察事物的方法，不只限於哲學家的康德，康德之所以這樣，乃是康德係德國人之故，這是德國人念頭鑽到牛角尖裏的「所以然」。

若是康德的想法來得高，那末他的頭腦裏將顯現出一個和我們俗人所看的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如果說康德所思考的土瓶是真正的土瓶，我們拿常識的目光所看見的完全是非實在的，就這樣了事，本來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假使是一個不能動彈的大問題，那麼那樣想像的人，勢必與這樣觀察的世界多數人們相差異了。

於此就有了德國人的極大不幸和損失，同時也有德國民族對未來世界的極大期望。德國人這個非現實性以及理念的理想主義，我們旅行者從早到晚在柏林接觸到的。

這樣子住在理念頭腦中世界的人們，對於人間的風味就一天一天的消滅下去了。例如我們遇見了一個姓張的人，把他認為在我們頭腦中抽象地思考着的張先生才是真的張先生，於是張先生愛吃怎樣的東西，不愛聽怎樣的談話，和那一種人合得來等等，對於張先生自身本質全不重要，因之和他交際時，竟毫不介意的暢說他聽了要發怒的話，倘使他發怒了，就認定這是因為他不了解自己，所以才發怒，當他真是無聊的人物，且認發怒的甲是假甲，我們頭腦裏所思考的甲才是真甲，於是不懂哲學的人就弄得莫明其妙了。

假如像康德那樣偉大，獨居於純粹理念的世界之中，則旁邊的人自將刮目相看，尊敬有加，但若無論何處的張三李四之徒都像康德樣的非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則旁邊的人就會討厭之至了。

德國人這種理論辯，就轉而成爲德國國民的崇拜學者辯了。其結果，德國就成爲學者所支配的國家。然而學者這東西如一旦成爲職業，就發生了麵包店牛肉舖同樣的一種職業意識，既非真正國民的師表，亦非真理的探究者。學者所有的最大缺陷，是在書齋中觀察

人生，尤以學者一受月俸，生活無憂時更將漸漸的唯我獨尊地一任自己的見解一天一天的偏狹和固執。人生的現實，在於鑛山中掘煤的鑛工，和在病院裏照料病人的看護，在壕壟中三四個月與臭蟲作戰的兵士，以及在經赤道的輪船機器間勞動的火夫等生活之中，從這種現實隔離的生活，在自身有着非常的危險，何況生活毫無憂慮而與現實這個儼然的大事實相隔離呢。

所以世界的大真理，不發生於受月俸的學者頭腦之中，而是來自不以學問爲職業的學者之血汗淋漓的苦生活中，因爲這種人是與現實作苦鬪的，所以他的研究，不是概念的遊戲。

在職業的學者支配之下這事，正是德國的大不幸之一。

德國的批評家曾經描寫職業的學者道：

「學者這種傢伙，不但大都是淺薄的人們，而且多是蠢貨，因爲在智能的工作上最要的是質的問題，即使靴匠也能受人尊敬，只因爲他能製造優良的靴，就是詩人畫家都像

是飯桶，乃是社會的不幸。同樣任何學者，除了真正的大學者以外，全是無用的生物。所以德國出版的浩瀚的學術著述之中，能在千頁之中有一頁獨創的作品，已是難能可貴極了。」

然而因為尊敬學者的國民習慣，德國的學者就如汗牛充棟，他們成爲了德國的權威，是德國的大不幸，俾斯麥歿後，支配德國政治的都是學者，而其中，只有不學無術的學者！

所以德國人雖是在偉人之下，能那樣發展的國民，而終於沉淪到今日這樣的悲境。這批評雖因過於感慨今日德國的衰運，稍有奔放於矯奇之嫌，然而談到德國的弊病，真是針針見血！

德國民族的弱點，在於理念的理想主義成了習慣，而流行起來，而當作職業，終於消失了產生歌德康德那樣的莊嚴和真摯的意味。

這是理想主義的邪道，只不過是單講道理的臭味，我在想孔子蘇格拉底和史賓諾塞的時候都能感到非常可親，就因爲這輩真正的大師表們，都不是沈溺於概念遊戲中那樣不近人情的人物。

## 五 巴黎與柏林(下)

來到柏林一想起巴黎，真是不勝追懷。柏林的街市，和中學生用儀器所繪的圖畫一樣，線條筆直，間隔距離都有一定；這樣子街樹整然並植，路面掃除得非常周到。

然而這整齊的街道，總有點殺風景，無趣味和單調。

巴黎一眼看去是雜亂不潔，但總有點說不出的自然和清楚可愛的情調。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是因為巴黎已成了「製成品」的緣故。好像是成熟菓實的味兒，好像是中年男子所有的老練和沉着，無論何人一碰到都受到春風駘蕩的好感。這是琢磨過的都會人所有的魅力。

然而就在這成熟之中，橫着一個巴黎的極大弱點，終究是「製成品」了，偉大的未來

期望，在巴黎已不可得，說巴爾札克是法國最後一個偉大人物的一句話中，不含有無限的意味嗎？可稱爲小說界拿破崙的巴爾札克的窮死巴黎，是距今八十三年的事了。但此後的法國，到底沒有產生過一個拿他的心靈足以震撼世界良心的偉人。

法國人的頭腦的爽利和剃刀一樣，然而終究是剃刀，他們的頭腦太爲纖細的官能活動所累，不能和康德黑智爾那樣，翱翔到自由自在的客觀理念的世界裏，扶搖直上，絕雲氣負青雲的偉大氣概，已不能在法國人中產生了。

他們的觀念中混入了多量的感情，他們的思索已受法國這個偏見的重重束縛，他們已不能客觀法國自身，因爲他們以爲法國是至高無上的存在。

克拉滿沙在議會說明凡爾賽和約時，我恰巧旅居巴黎，克氏在議會說道：「諸位：我們在桌上看這和平條約，回顧過去五年血戰時，什麼東西最強烈的躍動在我們的胸中呢？這是簡單的回答：我們五年決死大戰的結果，是成爲更好的法蘭西！」

曠目回想到克氏演說的一天，言猶在耳，老英雄狂叫的這一句話，凜凜然在我心靈上

復甦了起來。

然而那裏有着法國長短的結晶，那一次慘酷的大戰的結果，未嘗使法國反省，只使法國肯定了自己，所以法國的發達就止於此了。

因之法國人所見的世界，完全是戴了現存法國這副有色眼鏡所見的世界，是喪失了精神自由的世界觀。在無際的宇宙之中縱橫無礙地逍遙變幻，在「製成品」的巴黎已不復可求了。法國人的心已是固定的了。

他們以為法國的事物，是更佳的事物的標準，他們不肯以別國人的眼光觀察別國的文化，所以他們不旅行外國，只應該外國人到巴黎來鑒賞。

維持現在的國境，維持現在的富有，維持現在的道德，維持現行的法制，維持現行的藝術，這是法國的，在此有着法國的保守精神。

所以法國的社會有和平，有調和，有禮儀，有美觀，但同時也有次第凌夷下去的未來。

德國却是完全的未到中年的不成熟者，未曾都會化的鄉下人，不懂吃着好歹的半野

蠻人，不能隨便品味人生的粗野漢。

所以柏林是不能和巴黎相比的乏味的城市，然而在其中，正有着德國偉大的未來。

巴黎有着狩野派的極端色彩，從這邊到那邊都是完成了的，好比是一幅圖畫，既有濃豔的彩色，又有整然的調和，吃喝非路易十四以來的法國看饌不行，衣裳非波姆派特魯夫人所好的衣裾不行，語言非奧迪安演員出演莫利哀戲曲時那樣的發音不行，雖是一句新語，非經法國文藝院中白髮碩儒們的審查，不能作為法國的國語。

德國是北歐森林中焚野火，唱古歌的青年之國，森林是德國的故里。在此粗野的外表中，奔流着原始人的血，未能都會化的地方，尙留着生命的淵泉。像源泉一般把大量的民族送出歐洲各國去的『歐洲之母』的德意志民族，就在今日也還有多量的祖先遺下的生命，德國雖跌過不知多少次立刻又能起來，這完全是受這生命力之賜。

他們的森林生活，給了他們以孤獨的冥想，寂寞的田園生活，使他們成了感傷。這冥想癖有時雖墮落而為職業學者，這感傷癖雖使他們成為低級的情緒家，但他們不會成為

法國人那樣理智的冷血動物，也不會成爲英國人那樣實際的打算家。

所以像十八世紀最大的思想家法人 服爾泰所嘲笑的『法國支配陸地，英國支配海上，而德國支配空中』那樣，德國在詩與音樂上看到了超拔現實的世間。

俾斯麥起來，政治上成爲歐洲第一強國，膚淺傲慢的凱撒威廉二世，就墮落到想在物質上支配全歐洲，結果歐戰勃發終於受到凡爾賽條約的屈辱和平。

到此德國覺悟了沒有呢？這是眼前世界上的一大問題。

德國人深在有在頭腦中建立觀念的習慣，不能在頭腦中生一種客觀的思想，就不能得到心靈的和平。這是非現實的理念世界比現實的物質的世界更加重視的想法，和宋朝理性派的學者的想法一樣。

這是在精神的世界求自由之心理，這是寶貴思念無礙地奔放的心理，所以能產生康德，能誕生黑智兒。

替代這個心靈而拿觀念的世界爲主，拿我人五官能接觸的現實世界爲副，於是現實

社會的生活和活動的重要性，就漸減滅，所以對於個人的私權、公權，和日常生活等，不像實利的英國人，官能的法國人，所想像那樣重要。

因之社會生活或個人生活，委之人的規律也好，委之人所定的法律也好，不要使用自己的頭腦，於是產生了德國人的法律癖和形式主義。

世界的人們笑德國人是「禁止」的國家，無論上那裏去，總有着「禁止」這法律，公園裏豎着「禁止」入此草地的牌子，火車裏貼着「禁止」在座位上攔腳的條子，戲園子裏寫着「禁止」吸煙的警語，這裏也「禁止」那裏也「禁止」，使從英法到德國的人們，莫不驚着德國是一個那樣不自由得厲害的國家。

因了與這同樣的精神，就發生了萬人一律服從規則而進行團體運動的德國癖，任何事情，都是依法而作秩序嚴正的團體運動，這個形式的法律主義，便是德國法制發達的原因，就是德國社會的拘束，德國是世界稀見的團體運動之名角。

我們細細深入的考量這種精神，覺得這實在最可寶貴的內心自由，故毫不以身外的

不自由爲意，不，毋寧是爲了內心的自由，故在實際生活上反求形式的束縛，這是奇怪的人類心理的活動。

法國人爲求日常生活的奔放，反而在內心株守傳統文化呆板的形式思想，而於此發見心靈的歸宿，德國人正與此相反。

世上沒有像德國那樣愛好團體行動的國民，德國人是適宜於軍事教練的國民，適宜於官僚政治的國民，是一有偉人出現就很易整然從其統率的國民，是愛服從命令的國民。這是因爲不以人生爲中心，而以理念爲中心的緣故。一個觀念確能合於大家的意思，大家就欣然隨之而行，這是客觀辯的結果。有着慣於客觀習慣的國民，個性就不能強，換句話說，他們的個性無論什麼都好……

所以民主政治不能在德國施行，大眾根據各別的個性作爲輿論，然後表現出來。拿這個去統治社會，在官能的法國人實利的英國人是可能的，在觀念的德國人却難辦到了。於是超人政治乃起。

把一切委之於某個超人，聽他的指揮，聽他的命令而動作，在德國人能感到心中的滿足和安心。

所以腓力特力克大王起，俾斯麥起，威廉二世起，黑智兒起，尼采起，同樣希特勒能够崛起。

這是因為德國人在本質上是女性的國民，和英國的男性的相反，所以他們是演譯的，感傷的，概念的，和自己集中的國民。

如心理學者所說，人類有想誇張地補正自己缺點的本能；本心纖細的人想要裝強，就敝衣破帽聳肩跳足大踏步地走，本心冷酷的人想要裝優柔，就細聲華服款步而行，這便是誇張的補正慾之表現。

德國人是女性的，為想掩飾矯正，所以粗衣粗食，不顧禮貌，冷待女性；英國人的男性的心靈，毫無半點優雅，所以低聲細語，講究衣飾，尊重女性，所以德國產生女性之特色的音樂，演繹哲學，詩歌，服從的社會制度，反之，英國擅長男性之特色的政治的善於理財，產生歸納

哲學，建設以自主獨立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

所以頑強的德國人俾斯麥，會屢在人面前大聲哭泣，而浪漫的英國詩人拜倫，會把妻子情人毫不在意的施以薄情。

德國民族的偉大，在他澈底的理念之中，德國民族的偉大的未來，在於他們到現在尚未完成的半野蠻人之處。

不過在他們之前有着一個重大的宿題，就是能否離開威廉二世所沉淪入的現世的成功主義之夢，而再度回到歌德的德國，腓力特力克大王的德國去。

作為這個宿題的解答，希特勒活躍在我們的眼前。

希特勒果真是尼采所期望的超人嗎？果真是能把德國民族從職業學者的德國，再度帶回到哲學家德國的天才嗎？果真是能把德國民族從民主政治所易陷入的平庸政治，引到高貴的英雄政治去的超人嗎？

## 六 希特勒

希特勒在現代世界中，是彗星似的存在。

比之於列甯的出現，比之於墨索理尼的邁進，更來得不可思議的奔逸。從外部看來那樣冷靜鈍重的德國人，竟能和愛爾蘭人一樣的熱烈，使一個外國人成爲本國的獨裁者，簡直是不能以常識來解說似的不可思議。

看了希特勒的飛躍，不但可以爲懂得德意志民族之性格的說明，兼可作觀察近代社會民衆情操之實相的索引。

希特勒是以一隻右手食指取天下的。

立在演壇上，一面用右手的食指直指前方，一面以炯炯的雙眸視聽衆時的希特勒，是一團燃燒着的火球。

這個人的指劃食指，像魔術之鞭樣的魅透了德國人，明明的洪聲，並不是從他的舌尖迸出，而是從他的指尖化成火花，四散到各處，一直迫到大眾的官能和理念上來。

所以屈辱在和平條約之下，氣息奄奄的德國民衆，一聽見他的洪鐘似的獅吼，就不禁高聲歡呼而羣從其後了。

年僅二十的無名上士，和六個同志開始運動的他，以十四年歲月，建立了全德第一大政黨，終於改正憲法，使議會無期閉幕那樣縱橫無忌的指揮國政，獲得獨裁權的希特勒，他的半生，真像水滸傳在人世間搬演的那樣破天荒。

倘若以爲這結果完全是從他的雄辯中產生出來的，則不禁使人驚嘆「奇蹟的時代」還沒有過去。

在這裏，請略回顧一下他半世的生涯。

他在一八八九年生於德國國境附近的奧國拉姆巴哈的小邑，父親是一個關稅小吏，十六歲時，他母親就死了，他便賣盡了一切家具和田地，懷着微資獨身到首都維也納去，起

初他想成一個藝術家，沒有成功，就在大工頭的手下勞動，搬運垃圾以過堅苦的生涯，這是他所以懂得勞動者心理的唯一機緣，大衆意識滲入了年輕的他的每個細胞。那時他聽過社會主義的宣傳，於是內心中潛伏着激烈的反馬克司意識。又因爲維也納是猶太人羣集的所在，使他在久遠的時日中得到了堅強的反猶太意識。這三點，就成爲希氏後年政治運動的中心思想。

二十一歲的時候，歐戰勃發，他就離開了故國奧大利而赴德國的保威利亞，投身於德國軍隊中做一小卒。他的在屍山血海中起臥的小兵經驗，未始不是後來大衆運動的極大助力。無論墨索理尼，無論史太林，無論希特勒，祇要是革命家，沒有一個不是和大衆同受甘苦而奮鬥出來的。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之夜，不幸的他在比利時戰場遭逢英軍毒瓦斯的襲攻，和戰友一同昏倒於地上，雙眼都失了視力。

失明了的年輕傷兵，沒有立即痊愈的希望，祇是墊伏在破射華庇的病院裏。十一月十

一日的上午，來醫院視察的牧師聚集了傷兵談話。

『休戰條約已經簽字，凱撒逃到荷蘭去了。』

回到房間裏的希特勒，倒在床上號泣了。皇帝捨了這窮困的祖國逃竄了嗎？希特勒禁不住和母親死時那樣的大哭起來。

『咳！我非挽救這國家不可！』

他從心底裏叫了起來。

然而身無分文的盲人，怎樣來挽救這個戰敗殘破的德國呢？何況這盲人又是沒有德國國籍的奧大利人！

希特勒是個瘋子罷？

剛在墨索理尼羅馬進軍確立法西斯蒂政府的一年後之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八日，在明漢樹立新政府，翌日其黨徒開始向柏林進軍，天下才初知阿道爾孚希特勒的威名！

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二月病愈之後，親到了和故鄉相近的明漢的機會。社會民主黨的

革命和共產黨的革命與牠的沒落等事件，連續不已的在南德保威亞利的首都兒戲一般政變渦流之中，他於一九一九年的暮春，加入了一個小得如小孩玩具的政黨。這就是國民社會黨，黨員連他不過七名，黨的財產一共有三元七角五分的大洋錢。

他據守着這個小小的黨到四年之後，竟和四千同志亂竄地向柏林進軍；這當然是失敗無疑的，他就做了幾個月的囹圄中人，等到一九二四年出獄，世人已目他爲已喪失了社會的地位而不注意了。

但他依然以挽救德國的偉業自任，  
他也許是狂人罷？

此後六年，當一九三〇年九月德國舉行總選舉時，國民社會黨一躍而在議會中佔一〇七席的多數，成爲國內的第二黨，希特勒就勇敢地站在這勝利的前線，歷史啓示了這次驚人的大勝利後，世界已不能視他爲狂人了！

爲什麼這個不學而貧苦的奧大利人，能把那個鈍重的德意志民族征服得這麼迅速

呢！這豈非是理外之理，奇蹟中的奇蹟嗎！從六個黨員，十一年來竟能得到六百萬的選票是怎樣辦到的呢？而且他不是還只四十一歲的壯年嗎？

德國的政局從此是希特勒為中心的政局了，他走着彗星似的自由自在的軌道，積極地肉搏到德國政局的中心。

一九三二年之春，他成為大總統的候補者和與登堡相競爭，獲得一千二百萬的選票，躍進到第二位。同年春天的普魯士總選舉中，一躍而成為下院的第一黨；已經暫時非任何人的力量能夠制伏他了。（譯者按：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已由希氏組閣。）

這樣子，他已成為當今的權威，但他能盡量發揮其獨裁者的權力嗎？若然，則他究將做點什麼呢？

他是高叫改訂凡爾賽和約的，他是高叫排斥猶太人並沒收其財產的；他高唱白色德國人種的優越，以保存德國民族血液的純潔，作為他政綱的根本之一；他區別資本為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二者，大呼前者因為是生產資本，故可存在；後者是榨取資本，故應沒收；他

會揚言要把銀行和證券交易所收歸國有，把百貨公司一律封閉；他曾宣言救濟農業與緩和失業；他對於外交，屢稱法國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他提倡新道德而高喊對於無子而重婚的事不得有異議。

廣汎到這樣新奇玄妙的政策，果有實行的可能嗎？若是真的實行了，德國又將怎樣了呢？

世人不免憂慮到以德國為中心的第二次歐洲大戰又將爆發，於是全世界紛紛注視着希特勒的一舉手，一投足。

巴本內閣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之初解散了議會，宣言七月三十一日舉行總選，希特勒在這次選舉中果能勝利嗎？其結果不是歐洲和平與戰爭所繫的關鍵嗎？

我就在這時候到了別來十三年的德國。

映在我眼中的德國，既不像戰前景氣非凡的德國，也不像戰後滯流在悲憤慷慨氣息中的德國，而是淒慘的德國。十三年前的德國，有着憤痛屈辱媾和的火熾的忿怒，有着「咱

們是在戰爭中失敗了」的激昂悲壯。

因了美國的借款二十億圓像洪水似的流入，使德國有了一九二四年二五年的大景氣。大家都說新興德國將在民主政治下復活，奔騰着燃燒似的希望。

然而會幾何時，美國借款的償還期到臨了，全德國又因對法國及其他國家的賠款，發見了國內的任何地方已沒有寸金的存在，法外的通貨膨脹使貨幣的價值暴跌，因此國內的人民全成了窮鬼，激烈的通貨膨脹，雖引起一時的好景氣，終使全國民都墮入了貧苦的深淵。

全德國民比歐戰時更沉淪入悲慘的逆境，不再有戰前那種元氣，自不必說，就是戰後的那種掙扎精神也看不到了。

我一面走着這樣悲慘的柏林街道，一面明瞭了因政治外交失敗，國民所受的苦痛與悲慘之深且烈！

於是民族英雄的希特勒就像火球一樣的躍入痛苦悲慘的民衆之中。

七月二十八日的夕暮五時，我帶了一張入場券到了全柏林中容人最多的集會所的一個運動場，這場和日本東京的明治神宮運動場那樣大，足容八萬大衆。這一天希特勒在此演說，國民黨除歡迎他們的首領外兼作示威運動。

雨不稍住的下着，我到了所設的座席，就周視場內，只見露天席上已塞滿了人。我所入的正廂中，可容十三個人，旁邊已經坐着兩個穿突擊隊制服可以說是國社黨武器的青年。場內的糾察都由突擊隊擔任，他們都穿着褐色襪衣和褐色的洋褲，黑的長靴黑的襟飾，黑色的帽子黑色的帶；這一切の色調，叫人看了不由覺得殺氣騰騰，這時候褐衫隊和共產黨，互鬥的消息屢屢在報紙上揭載，所以使人有今天未必不流血的豫想，因之全場中禁戒得非常嚴厲。

我一面撐着洋傘擋雨，一面審視場內，在那邊選手入口處，突擊隊的青年們排成了堂堂的隊伍，以音樂隊爲先導，跟着飄揚的黨旗，幾組幾組的走進會場，在場的大衆，不住對這些青年們喝彩。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靈魂，抓住了今日德國的青年，這是二黨衝突不已。

的理由，同時也因為社會期待他們做點什麼的緣故。在這裏擁擠着的八萬聽衆，除了來聽希特勒的演說外，還有來看看這些突擊隊青年的。

但是時間從五時到六時，從六時到七時，希特勒的演說還沒有開始，漸覺飢腸轆轆的我，坐在被雨淋濕的席上漸漸不平起來。

「希特勒到底要幾點鐘才來呢？」

我這句話，給一個鄰座的人聽見了，就靜靜地答道：

「希特勒的演說什麼時候開始是沒有準定的，無論到幾點鐘，我們總等着就是了。」

這話使我吃了一驚，不由得細看這個人的容貌風采：是五十前後，像是有相當身分的男子。我細想在這時候這個人的人品和答語，大有研究現代德國狀況的索引。對於希特勒運動表同情的人，並不如外國人所誹難似的，只有思想不定的青年男女和失業者；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們，也儘有表同情的。希氏的運動，可說是網羅德國一切階級的運動。

這位中年紳士在雨中飯也不吃的靜坐着毫無怨言的等待，一面是表示了德國民衆對於希特勒的渴慕，一面可以看到德國人的厚重，這不是英法美等國所能見到的現象，而是日本德國俄羅斯常見的現象。

我睜眼四顧我的身邊，同座的是二個突擊隊兵士，坐在他們中間的是一個年青女郎，又有三個像受過高等教育的紳士，三個像小商店主人或是職員的中年男子，以及一個惹人注眼正在青春時代的美少年，在我前面座席中，也坐着五六個像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子，祇要從這些聽衆的身份上估計，也可以窺見希特勒的運動是吸引着知識階級的。

美國雖然那樣的讚譽墨索理尼，而對於希特勒却看得一文不值，其理由不過說墨索理尼已有了相當成績，而希特勒却什麼都不做，僅是一個煽動的政治家而已。

但我一面看着周圍的光景一面想着：

『就以起初只有六個黨員，十二年後增加到一千四百萬人這一點而論，不也是偉大的工作麼？這是世界立憲政治上無與倫比的大事業。』

一留心，雨已停了，晚色也漸漸的深了，大約有四萬多的突擊隊青年們，在廣場上表演着盛大的團體運動，左半邊充滿着柏林交通職工的團體，這是表示站在希特勒領導下的勞動者們，要比站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旗幟下的有更加更多的示威。

日已全暮，黑色的帷幕遮閉了夏夜的天空。

在九時稍前，全場裏突然騷動了起來。

『是哥伯爾斯！是哥伯爾斯！』

大家這樣說着。

是哥伯爾斯嗎？我想，無名青年的哥伯爾斯，給希特勒慧眼發見出來，像火球似的驟然躍進共產黨和社會黨根據地的柏林時，給他的命令只是這麼一句：『進取柏林！』

於是這個無名的青年，就在轉瞬之間覆滅了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根據地，而將國民社會黨成爲柏林的第一黨；三十左右的哥伯爾斯的雄辯和奇策，把堅不可破的首都，終於陷落了。

從高塔上的擴聲機中發出的哥伯爾斯的聲音，已經殷殷地搖動黑闇的空氣而響徹四周了，屏息而聽的，是場內的八萬聽衆，四萬突擊隊，和充塞場外的七八萬大衆。

『十三年的失政啊！』

聽着凜凜然元氣十足的哥伯爾斯之言。

『締結凡爾賽和約以來的十三年，外受世界的欺侮，內陷全民族於貧困的十三年的失政啊！你還有何面目再立於德國大衆之前，社會民主黨啊！你們十三年執政，已創造了德意志民族屈辱於貧窮的紀錄！』

春雷似的拍掌聲震撼了夜陰的空氣。

『十三年的失政！』

這是音律多麼動人的聲調，多麼簡明直截的呼聲！國民社會黨當前的政敵是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弱點，是過去十三年執政的一無成就，這一切盡在『十三年的失政啊！』這一句中了。

民衆愛好簡明，民衆爲實感而激昂，現代的要求是甚麼，已盡暗藏在這簡單的，『十三年的失政啊！』一句中了。

我似乎覺得已了解哥伯爾斯征服柏林的真因了。

三十分鐘光景，哥伯爾斯的演說告終了，十二萬的聽衆立刻同時起立，揮着右手叫喚着『哈羅！』其次的瞬間，起了暴風雨似的喝彩。

接着場內復歸了原來的靜寂，在燈火之下突擊隊的體操重復開始。

我想今夜要住在這裏了，心裏有點不安起來。

快過十點鐘時，場內又起了騷動。

『希特勒！希特勒！』

大家這麼說着。

『在那裏！』

我問鄰座的人就舉手指着：

『那邊』

順着他所手指的望去，在那遠遠塗抹着墨色的雨的天空，毫無一點星影的那邊，有閃爍着豆一般大的火光，現在如流星般落到二十萬大衆的頭上來了。

是飛機！

這正是希特勒，他所乘坐的飛機，是從南德明漢的空中，一直飛到柏林的政治戰場來。沒有翼而能夠翱翔太空，沒有足而能夠疾馳雲上，飛着飛着，一世的英雄希特勒，從三千尺高的虛空，像箭離絃的直向柏林中心下降，下降！一刻過一刻，一瞬過一瞬，那赤紅的火球越下越近了，飄飄的聲音現在已變成了殷般的聲音，一聽，不，現在已變成了轟轟的聲音，他的飛機正顯現在場內場外二十萬大衆的頭上，如箭離絃的落下來了。

是拚命的政戰，他搭坐着就是夜裏也看得分明的在兩翼上用白字各各記着號數的周圍點燃燈光的常用飛機，東南西北的飛翔全德。

他的飛機在廣場上一出現，二十萬的大衆都同時起立，高舉右手，嘶喊的聲音直衝雲

得。

「哈羅！希特勒！」

大衆這樣叫着，聲音般地震動了黑闇的虛空，

希特勒在飛機上向大衆答禮。

飛機在停機場方面消失，再等了一忽，汽車的聲音轟轟的在場外聽到，他已經到了。

刹時間全場燈火齊滅，只有一盞探照燈雪亮的射向場內一隅，注目看時，黑闇中有着

一輛汽車，司機處立着希特勒。

在萬雷齊鳴似的拍手歡迎中，希特勒靜靜地沿着觀客席巡視場內一周，他的車子一經過，在前的聽衆全體起立狂熱歡迎。

他炯炯的雙眼，反射着探照燈的光輝，那褐色的突擊隊的制服，黑的長靴，黑的褲，配着栗色的頭髮，八字鬚，政戰十年飽受風霜的赭臉。

這是青年德國的偶像希特勒。

從高塔之上，希特勒的聲音響澈全場了。

『決定德國民族命運的政戰現已迫在眉睫了，在這時，諸君要決定些甚麼事情呢？』  
是洪亮的聲音，南德柔和的發音，配着這個男性的聲音，奏出一種悅耳的旋律。連日政戰所傷了的喉嚨，在啞聲中籠着悲壯的哀音。

一句，一句，這洪聲衝着闇夜的空氣，這完全是聲音把空氣直逼着直逼着，同時又好像是他的雙手把大氣壓逼着似的。

『看德意志民族今日的窮乏啊！』

『雄飛六大洲的德國的威風那裏去了？爲什麼現在我們成了全世界嘲笑侮蔑的國家？這都是爲了受凡爾賽和約以來賣國政治家的失敗之賜！』

『是這樣！是這樣！』這樣的聲音轟動四起，滿場起立對他喝彩。

『然而爲什麼當這危急存亡之秋，徒事紛紛的政爭而忘却國民和國家的休戚呢？今日德國的憂患，在內而不在外，僅在於三十餘政黨互相爭奪的舊政黨舊政治家的心術！』

「消滅消滅掉這三十餘的舊政黨！他們是把德國顛落到今日這樣窮乏的罪人！」

「建設新的德國！德國民族團結起來啊！團結而成一國一黨的國家以挽救這個憂患的德意志！給與冀圖挽救德國的新政黨的我們以政權！給與未染一絲政界惡習慣的青年德意志黨的我們以政權！」

「使我們由中世德國的宗教情操，由古典德國的英雄情操，來建設更新的更偉大的德國啊！」

「是這樣，是這樣！完全是這樣！」

「哈羅，希特勒！」

二十萬民衆的歡呼，如雷聲似的震響。

黑闇的空氣中，震顛着德意志民族的動搖，這是少年德國的昂奮。

我一面傾聽着殷殷地鳴於耳鼓的希特勒演說，一面追懷着遙遠的祖國情思。

喝彩又轟然而起，三十多分鐘的演說告終了，黑闇的夜仍回到原來的靜寂，今宵的集

會已經完畢，但是沒有一個人動身，仍穩坐在黑闇中。

忽然我正面觀客席的後方，三條白煙濛濛上昇，以黑暗的天空作背景，三條白煙向天衝去，看了一忽就變了褐色，後來又突然變成了炫目的赤紅。

看啊！黑色的闊空之中，三條火柱燃燒上昇，黑暗德國之救星的火焰，現在從國民社會黨的盛情之中，向天空中奔騰，是熱情和雄辯的火塊；像是象徵天才兒希特勒似的。

## 七 從地上湧現的英雄兒

從蘇聯回到德國，又在柏林勾留了十天；這是因為想必須和希特勒一見，承對日本人感情很好的普斯安大佐的幹旋，得和哥伯爾斯會晤。能先在柏林和哥伯爾斯會晤，再往明漢的國社會黨本部和希特勒相見也好的。

和哥伯爾斯的會見方式完全是德國式：普斯安大佐要我先提出和哥伯爾斯會見時要提出的質問條項等書面，我說這沒有意思，自古迄今，無論跟誰會談，從沒有預先寫好質問條項之類的事，而且我要問些什麼，連我自己也沒有知道，總要一來一往的互相問答，然後有勁，預先寫出了質問書得到答案，會完全像議會演說那樣的無意義，我所以不願。

可是普斯安大佐却無論如何不肯依我；掘根搗底的說既然要和哥伯爾斯會見，總有點什麼要問，不會沒有問題的。

到了第二天和大佐會見，他已打好了質問書，這是一二三號碼的條項書，連封面也謄錄得非常完整：

日本東京前議員鶴見氏對德國國社黨柏林區組織部長兼宣傳部長哥伯爾斯氏的質問書。

這在我不得不覺驚奇，真是十足的德國式，而因為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所擅製的，所以頗覺掃興。

大佐因為不得已，依了我的希望畧加修正增刪，這樣我和他的協商就成立了。於是由他把這份質問書送到哥伯爾斯方面，等候決定會見的日子。

日子決定了，是八月二十四日的午後三時。

這一天是涼爽可珍的好天氣，溫度七十四，濕度五十五，略有點夏日的日本輕井澤地方的風味，走到普斯安大佐家時，他已裝束整齊的等待着了。

這位普斯安先生，是八十多歲的老頭兒，從前家頗富有，身為海軍軍人，到過日本多次，

很同情日本革命以後家產喪失，生活不能像昔日那麼舒服，但精神矍鑠，絕不能當他已是年逾八旬的老翁。現在是國社黨黨員，希特勒手下的有力份子。

到國社黨本部正是三點鐘，上了所古老房子的三樓，就被迎入角隅的應接室。樓上樓下的各要所都由穿褐色制服的青年嚴重警戒，不許閒雜人等進來，是一種戰爭的空氣。我曾在廣州的大本營訪問過孫中山氏，那時候他正和陳炯明交戰，大本營警備極嚴，和現在所見的國社黨的柏林本部的空氣相像。中國的國民黨，在我看來自從中山時就有一黨專政的懷抱。

從三樓的小小露臺眺望對方，看似貧民窟，並立着的只是土色的舊屋，貧民們像都租住小小的房間。這是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根據地。在此中心的年輕哥伯爾斯，只奉了希特勒『進取柏林』的訓令，就像火球似的飛降而至，數年之中建築了唯我獨尊的地盤，所以其民衆政治家的才鋒，是巧妙驚人的。

『請到這邊來。』

一個年青的國社黨員領我前行，

我們通過第二間房間，開了當前的門。

是一間沒有什麼粧飾的小房間，靠窗的一角放着一隻避色的四方木桌，向這邊坐着的就是哥伯爾斯。我們一進去，他就起立，指着椅子讓坐。我和普斯妥大佐就並坐在桌前的粗木椅上。

哥伯爾斯看起來怕還不過三十歲左右的青年，是個身材瘦小，膚色微黑，黑髮的人。如果只以貌相人，那是和民衆運動不相稱配的丰彩。

普斯妥大佐說着我所要問的問題，提出了帶來的質問書，於是哥伯爾斯在桌上拿起預先收到的那份質問書，一面讀着一面回答。

聽到這聲音時，我記起了前個月在運動場上聽到的他的演說；確是這個聲音。這種神氣凜凜的聲音，那種非常機靈的頭腦，豹一樣精悍的鬪志，將這個風彩不揚的人物，成爲德國手屈一指的民衆指導的英雄。

他因為不能講英語，所以經過普斯妥大佐的翻譯和我交談。當說話熱烈起來時，他的雙眸就炯炯發光，宛然是民衆指導者，說話時常常舉起手來。

這當兒經人翻譯而談話我終覺得乏味，於是我就靠自己的不完全的德語直接談話。哥伯爾斯現在就把前時一面顧我一面看普斯妥大佐的談話，只對我這一面交談了。

『希特勒以怎樣的方法，在國民之中喚起一種對於國社黨的強烈的熱情的呢？』  
這是我第一個質問。

我是相信的『世上永不會有無熱情而能完成大業的人！』這句話的信仰者，相信人生的不朽和偉業，全是如熾如火的熱情之產物，非難希特勒運動的外國學者如評論家們，異口同聲說他的政綱之支離滅裂；但據我所知，希特勒的所以能吸動多數德國大衆並不是他理智的政綱，而是他渾身的熱情。不過我要知道他怎樣地把自己的熱情移植於一般大衆這一點。

哥伯爾斯的回答立刻送過來了。

『要說明理解希特勒信仰者之熱情這種事，是不可能，這是感情的問題。一般大眾的信仰希特勒，是信仰他的國民救主這個使命。』

『人們對他的信仰，一年深似一年，信仰他的人就一天增多一天，爲什麼呢？因爲他的預言完全中的，而且他和歷史上的大豫言家的常規相同，雖一次亦不妥協。』

『種種信仰希氏的人殉難的事實，使我確信這個運動的準宗教的性質。』

『如世界史所示，民衆的精神運動的完成，是須將依賴這運動的熱情深刻和淨化。』  
這樣說着的哥伯爾斯，高舉起右手的拳頭，洞的擊了一下桌子。

聽了這話之後我想就立刻歸去罷，因爲已够使我滿足了。

希特勒運動的力量，是在民衆的感情之中，在於民衆的信仰他爲救主，在於這種信仰徹底地，把一千四百萬大眾的內心喚醒，就這點已足够了。

我正在感動而興奮的時候，普斯安大佐又代我讀着第二個質問：

『在那一種伙伴間希特勒選擇他的黨員的呢？』

哥伯爾斯發出明快的回答：

『加入到希特勒下來的，只是以前從沒有領導經驗的人們；當他們各自投身民衆運動的時候，因為有時有親自領導民衆的必要，因此自然地化爲指導者了。』

如我的著作戰取柏林記中所記那樣，柏林的年輕指導者們，都是自然生長的，別處地方也是如此。

希特勒運動成功的真因，是因為運動者不在事務所中活動，而挺身到公衆面前暴露自身而戰鬥，並且抵抗政府當局毒辣萬分的迫害。反之，那些馬克司主義者的指導者們，則自己躲在大衆背後，並且不敢挺身立在法庭上自認責任。

今日欲爲民衆領袖的人們，如能使眼中不見民衆中的特殊階級，能確信民衆僅爲一體的無階級的德意志民族，那麼未有不能得民衆的信仰的。』

哥伯爾斯對於自己的說話漸漸興奮起來，搖動着身體而說話了。

『德國國社黨的突擊隊，是不是集中了他們的主力，作這個運動的護衛而努力於民

衆間的宣傳呢？」

這是我的第三問，哥伯爾斯的回答是這樣：

「突擊隊的起源，當然爲了國社黨的防衛，然而和時間的經過同時，就化爲有力的黨集黨員的機關了，因爲不但突擊隊在國民面前示以軍事規律的重要性，就是聽服了馬克司主義和平論者的軍國主義誹謗論的國民，也知道了無軍隊國家之易受鄰國的不絕蹂躪，和共產主義化後的種種事實。」

於是我進而作第四問：

「那個宣傳運動，是不是藉着集會，家庭，學校，工作地，報紙而進行的呢？」

「那無疑是在大小集會中，運動者和幾百萬民衆作個人的接觸之際。」

我續問：

「國社黨的主要目標在那裏，尤其是形成其動力的精神上的主張是甚麼？」

「我不想另外聽到國社黨的政綱，只要聽比政綱更深一層的黨的信念。」

「如前答所說，我黨的結合由信仰而成，信仰是需要有目標有道義的材料，這是馬克司主義者所沒有的。

我們戰鬥之目標的最高道義，是國民和社會意義上的正義，這是我們世界觀的樞軸，惟有從我們的這種鬥爭，祖國愛的新誕生就起來了，也惟有從我們的鬥爭之中，一切民衆才能產生一種不論地位財產的有無，而有同心合力不可分離之運命的感情。」

我再提出最後的質問：

「希特勒運動在許多時地，高唱德國過去的偉大，尤其是高唱過去的軍事效果，這麼高唱的結果，有沒有在這個運動中發生反動傾向的危險呢？」

這是誰都會感覺到的罷，希特勒運動的名稱的本身就是二元的，「國民」的這個名詞和「社會」的這個名詞，不會有像兩頭蛇那樣各奔不同方向的危險，希特勒的運動到底是左呢還是右呢？從「國民」這個名詞上看來是右的，從「社會」這個名詞上看來則是左的，究竟那一面是正體呢？

這是世界所有的疑問。

對於我這個質問，哥伯爾斯的解答是明快的，他說：

『這危險當然存在於我們的運動之中，然而有着我們的指導者做了保護人（希特勒黨員提起希氏時只稱作指導者）憑着一般民衆信愛的人格而指導國民，乃是我黨運動所特有的優點。我黨黨員深知使今日德國顛落到如此窮狀者，是階級思想的代表者，我人斷乎不信德國國民會在民主政治思想使德國衰頹到如此之後，還再能爲其奔走。』

這是哥伯爾斯的結論。

希特勒的運動要之是新摩西的再生，預言者希特勒將引德意志民族入『有望之地』。這個信仰的運動，是希特勒直覺地起立，想置德意志民族於世界雄邦的祭壇上。這個宗教的政治運動，是像尼采所洞貫似的超人主義。

這正是符合德國的立念主觀的國民性而起的，德意志民族自昔就不是愛好民主政治的國民，排着井然的隊伍去服從腓力特力克大王俾斯麥般的豪傑，乃是德國人的永久

的政治傾向，希特勒的確已把德國國民那種貴族主義的崇拜英雄的精神把握住了。

寫好了帶來的質問已經完畢，但我却不想就此歸去，還有再要詢問的事情，於是就立刻出其不意的向哥伯爾斯問道：

『希特勒僅在十三年間能把六個黨員增加到一千四百萬的祕訣安在呢？』

話剛說完，普斯安大佐伸出了右腳，把長到尺餘的大皮鞋闖了我左腳的皮鞋一下，可  
是我假癡假呆的裝不知道。

『十二年半。』

稍停之後，哥伯爾斯改正了我的十三年間之誤，接着說：

『雄辯，組織力，以及政治角逐的感覺力。』

我認爲這是至理名言。

以前的質問過於形式化了，因此回答也常易墮入德國式的理論癖；會談總以這樣子出其不意的詢問來得好。

因了這一問的成功，我正想發出第二個質問時，那隻一尺有餘的大皮鞋又踢了我的皮鞋一下，見我仍是裝作假癡假呆的神氣，大佐就霍的立了起來，和哥伯爾斯致告別之詞：『謝謝你的回答』了。

事情已到這樣，我也不能再坐，祇好站起來握了握哥伯爾斯的手，說：『感謝你的好意』

一走出外面，我就問普斯安大佐：

『你爲什麼踢我的腳呢？』

『約定的三十分鐘已經過去了，哥伯爾斯是忙人呢。』

單爲了時間嗎？我有點疑惑，我認爲是普斯安大佐擔心我的質問過於隨意所欲。如果單爲了時間的理由，我倒後悔不若再坐下去質問着的好了。

但是整個希特勒的不可思議的政治運動，總使我覺得能够理解了。

和大佐別後的我，一個人踉蹌地在雨後涼爽的柏林街上走着，一面不住的想：

希特勒果只能進展到墨索理尼那樣嗎？還是像法國勃蘭喬那樣，雖有暫時的馬上

威風，而中途像雪人似的消滅。

如果他照現在這樣進展下去，而將他的真正祖國奧大利歸併入德國，則因此將在歐洲中原出現一大帝國，不止於如只以意大利這個小國為地盤的墨索理尼那點事業。

他將在世界史上大書特書希特勒之名而死去嗎？那個生於外國的窮小子的鄉下佬想引起這個未來的大運動嗎？

完全是拿破崙的再造。

希特勒是從地上湧現的英雄兒。

好一幕現代史中的戲劇。

但——歡迎這個英雄兒的國家又怎樣呢？

風雲暗澹，國步維艱，誰知道德意志民族之前途，雨耶？晴耶？

## 八 褐色房子

到明漢是星期六的六點半，住在離車站不遠的雷其那拍勒斯特旅館，一走進房間就使人滿意，心想這城市確有使英美遊客作長期逗留的可能。在房間裏，幽靜得不使人作身在城市之想；家具壁紙的優美，是靜穆而典雅，就是由書箋用紙上面，也都能表現出旅館裏的人的非常講究，在以前住過的旅館裏，所用信紙的光滑可愛，及其色調之美，都不如這個旅館。因這些不禁使人懷想到明漢人的美術氣質了。

明漢這個城市，以在歐洲都市中有特異的情調而著名，因了久為巴華王冢之首府的關係，街道的整齊，建築的宏壯，街樹的優美，是歐洲都市中的一大異彩。

現在是星期六的晚上，街上總稍稍熱鬧點罷，我作這麼想，就到街上想去一看高舉明漢名產的啤酒暢飲着的人們的熱鬧。

從旅館裏出來，是街樹整然的大街，當前是市政廳，向右折處，是一條繁華的市街，電燈雖是輝煌，但一般的陰森之氣，却令人吃驚，使我茫然想起了這個城市是十年前發生希特勒的暴動的城市，現在增加了二個原因，一個是爲了不景氣，還有一個原因，是爲了天主教嚴厲的注意風化，所以在咖啡店酒排間飲酒高歌的人很稀少了。

第二天是晴快涼爽的星期日，颯颯的秋風將來訪問中歐之空了罷。我在柔和的陽光從窗射入的房間中，寫文章而待暮，有着在旅宿中難捨抒寫的風情。

瞑目而追想前遊之日，不禁憶起了那間靜的禮拜日的清晨，四處鳴響的天主教堂的鐘聲，流盪在涼風中，中世紀德國的幽靜，籠罩着全城，落在澄明空氣中的晚夏的炎炎落日，想再度回到那旅館，一撫歌德的作品。

在旅館吃了午餐，直握管到三時左右的我，心想去看一看晴日午後的街景罷，就拿起帽子手杖，飄然走到街上。是日本十月間的氣候，沒有工業的明燄，煤灰稀少，街道是像洗過那樣的綺麗。禮拜日的天主教國是寂靜的，我走到叫作安辯列希爾的大公園，在臨湖的茶

亭裏一面吸着紅茶以潤喉，一面眺望着垂暮的白日。大湖的彼方，四五丈的巨樹蒼鬱茂盛，水邊楊柳的垂枝像只爲拂水而低垂。黃昏的晚風，沿湖面輕輕的吹來，一吹到垂柳的小枝，就發出了像奏着希臘豎琴的柔和之音，立刻又消失在微闇的森林樹間的暗處。水從黛藍色漸漸成爲黝藍色，在柳下，鵝鳥悠然地游泳，南德的晚夏之日已垂暮了。

明漢是一一五八年萊溫公爵渡伊沙魯河課鹽稅而興築的城市，後爲中世歷代各王的都城，但今日的明漢，則是十九世紀前半盧特維喜一世所營，在那時，這城市是爲德國美術的中心地點，此後美術館大學等陸續建立，蔚爲今日的人口七十萬的大都會。

紐綸堡，明漢等南德之地，確和柏林有不同之點。某批評家說，德國有兩個中心，坡台姆和魏馬，前者是何漢索倫王家所住的柏林郊外的宮室，後者就是歌德的故鄉。前者代表物質的榮華和地上的權力，後者則象徵精神的尊貴和悠久的藝術。這同時也可說是北德和南德的區別，德國若能踏着魏馬的路走，在經濟政治上也許不能爲世界的雄邦，然同時也許不會遭逢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淒慘的墮落罷。

代表北德的腓力特力克大王和俾斯麥，與代表南德的歌德席勒悲多芬華納，將這個民族永久地驅向兩個極端反對的方向！

星期一早晨到國民社會黨的總部去，因為在柏林發出的信和電報都沒有回音，半信半疑的走去，却說是希特勒因接與登堡的電邀，坐飛機到柏林去了！有一個幹部的人物可以會見，說叫我五點鐘再去。

是我要和別人會見，當然沒有話說，到時再去，遇見了一位希特勒幕僚或是類似的陸軍大佐，這個大佐沒有什麼特點，隨便談了幾句就走了。

但在此際不意得了一個收穫，就是希特勒的秘書達納君，似乎覺得對不起我而說出願領我到希特勒的事務所——有名的褐色房子去一看。

走去一看，覺得很好。三層樓的四方房子，內部全以希特勒的意匠而改造，他幼年到維也納時本有志於為一建築家的，所以對於室內裝飾等事不無造詣。

因為他致力於這房子的修理和裝飾，因之世間的罵人家，就挪揄他從『迭克推多』

Chair (獨裁者) 一變而爲迭可雷多 Decorator (裝飾家) 了，但政治和藝術有時只是一紙之隔的同志，所以不能說精心於室內裝飾者就不適宜於政治，喬費生是長於建築而從佛及尼亞大學的意匠去做實際建築的指揮者的。

我四顧這個褐色房子就好像看到了希特勒親身一樣，尤以他的會議室更饒興趣，一間大室的正面，放着他特製的高異平常的坐椅，其左右，則設着三十餘隻相對的幕僚的坐位，這可以想象到他在這裏集黨中幹部而會議。這些椅子的意匠，色調，壁紙，以至於窗簾，都很有趣。鄰室的辦公室中，一角是他的坐位，一角有秘書的桌椅，從此種種，都很表現着希特勒具有藝術家的性格。無論從柏林的演說而言，從這所褐色房子而言，希氏性格的基調很能看得出是在於奧大利的藝術氣質上。在這一點，他和俾斯麥墨索理尼的性格有些不同。

這晚上就請達納君到旅館吃飯，聽到了種種國社黨和希特勒的事情，他屢次說到國社黨運動的中心，是訴於德意志民族的靈魂的宗教運動這一點。

「在我看來，希特勒的運動，是比墨索理尼的運動更爲困難的運動。」

我這樣向達納君一說，這個青年人像很得意，他說：

「不錯不錯，和領導意大利那樣的無教育的民衆不同，因爲要向受教育世界屈指的德意志民族陳訴，所以希特勒的工作非常艱難，而且異於以暴力完成運動，要以言論得民衆的接受，所以必須要異乎尋常的天才。在這種意義上，希特勒是理想的指導者。」

這時候的達納君，對於希特勒的組織政黨的天才，作種種說明：

「世人常說國社黨的組織，是由許多舊軍閥人們成立的，其實完全錯誤，軍人之加入我們的運動者當然很多很多，但負組織的責任却不是軍人而是希特勒自己。」

關於結合黨員的方法，他有非凡的創造力。我們這個國社黨運動，當入黨者宣誓入黨時，已宣誓必徵募一個自己以外的同志，這就是我黨黨員以突飛之勢增加起來的理由。」

其次我問他國社黨黨費的來源。因爲據世間的風傳，希特勒的運動費完全出自大工業資本家的。但達納極力否認，說本黨黨費完全出自黨員繳納的零碎款子。可是無論那一

個國家，政治運動都是金錢的鑄造物。難道只有希特勒的運動，能够是這些小數金錢的堆積品嗎？

再談到希特勒執政後的外交，達納君反覆的說決不做沒有計劃的事。

看了褐色房子，且和國社黨總部的人員們交談之後，我就有如下的思考：

第一，希特勒是富於宗教和藝術的性格的人物，並不是像俾斯麥墨索理尼那樣具有行政的法律的頭腦的人，且不是經濟的頭腦之人，因之雖能够組織政治運動，也能够奪取政權，但在握到政權以後，他果能處理質樸的和具體的行政事務嗎？果能理解複雜的現代社會的結構和作用嗎？果能做綏華奈羅拉和約翰卡溫那樣的政治工作嗎？單以熱情是不能處理政治的。

其二，是他的陣營的寂寞。迄今爲止，我所見的國社黨陣營裏智能的水平線，不見得怎樣高。政黨雖這樣也能辦到，但要這樣辦理政府却不可能，一國的行政不是鼓動民衆感情的好看工作，而是真正質樸無華的理智的工作。以今日這樣的國社黨陣營的人才，果能將

比前更有能率的行政給與德國嗎？

我帶了這樣的疑問而離開明漢。到本文執筆之前日（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讀到柏林發生文化壓迫的電報記事，不覺直感到希特勒沒落之日已非遙了。他從前有過激烈的演說，這個我不吝他，在野時爲奪取政權而爭鬥，在戰術上也有非說些過度矯激的話不可，但在既執政權以後，却不是一一可以實行。所以過去的大政治家一到立在負責任的地位，就加上種種的理由，而將在野時的招牌逐漸塗改。所以希特勒就是要實行在野時代亂暴的演說，也還是不必急急忙忙的一一實行的好，但看時勢的潮流，而定實行和不實行的取捨。

那樣照演說一樣，對於思想不同的一一加以壓迫，連不堪注意的無能力的人也加以迫害，甚至連書籍也焚燒毀棄的這種行爲，在二千一百年前的中國尙且是失敗的手段，而竟行之於二十世紀的中葉，決不是偉大政治家所取的方法，不過令人有騎虎之勢不得不出此的慨嘆，使人看來已不能制止部下的脫軌橫行，這樣的暴行也許至於極端，若然則結

局將引起非常強烈的反動。

德意志民族是堅強不屈的民族，拿破崙尚且反抗過，俾斯麥尚且驅逐過，與此二人相較實行力遠不及的希特勒，無論到什麼時候也不能強硬壓倒德意志民族不屈的靈魂。

我們祇很可惜好漢，以這般天才而恰逢匡國的機遇，會終將拋棄到雲霄裏去了嗎？

## 九 幽默之有無

「爲什麼民主政治不能在德國順利的施行呢？」  
我這樣問。

「這個嗎，就因爲我們德國人不懂得幽默，沒有幽默，議會政治是不成功的。」  
政治學家的哈斯博士回答後笑了。

這句話的深刻意味，我到後來還不知想過多少次，這在德國人中要算可貴的觀察者了，大概因爲哈斯博士始終旅行國外才能養成這種客觀地觀察自己國家的能力罷。

幽默佔據在人生中的位置，真屬重大，把幽默搬到立憲政治上去，便有很深刻的興味。幽默真是客觀的心境，乃是離開自身，靜察事物後所興起的一種感覺。  
德國人雖有無數的優點和美德，而在世界上屢遭誤解的就是爲了缺乏幽默性，過分

的矜持嚴肅，太集中自己的思想，都是不能客觀地處理人生的成因。

在思想上那樣客觀的德國人，在人生上完全不知道客觀，往往只顧自己而忽略了別人。在思想上非常主觀，甚至於感情用事的英法人，在人生這一點上倒能比較的客觀，日本人更是如此。

這種主觀的思想，就奪去了德國人的幽默，所以一見出席國際會議的德國人，纔有堂吉訶德型的感覺。自己是非常莊重嚴肅，但在別人看來却感到有點幽默，這在自己往往是不覺知的，因此在種種不同的立場上，幹出了許多不相稱的事來。

養成了不解幽默的精神，在人類實際上給德國人以非常不利的地位，沒有退一步自顧姿態而發見種種飄逸的心境，反映出德國人的絕無餘裕，好像是絕路中的人生。

和德國人相見不會起悠然望南山似的感覺，就因了德國人的主觀過深，每不留餘地去駁詰別人的談論的緣故。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滲透着從禪味，飄逸味，茶道，能樂等的上品幽默，所以明治維新以

前的日本人中，有着多量的這種雅懷。但在明治以後的教育中，漸漸消失盡了，於是笑這東西就墮落爲不自然的狂笑以及極卑猥的戲笑。

尤其在日本的政治中，上品的幽默幾沒有絲毫的存在了，這就使日本黨爭索然無味，使議會毫無一點生氣，西鄉從道侯勝海舟大隈老侯等所有的風味，從日本的政治中漸漸地消失了，而且不祇限於政治，幽默也在一般社會中潛影而絕跡。繼承澁澤榮一子所有的幽默的實業家，今日也無從見到，就在文壇上，像夏目漱石先生那樣的幽默味，也不可復見了。

和中國人比較起來，日本人從外國人所受的批評，是缺乏幽默。外國人一和中國人相見，總感到一點悠然舒暢的地方，此中一部分的原因，就因爲中國人不可思議地含有多量的幽默性。

我們當然非學習德國人之思想的偉大處不可，然而同時學得了德國人的缺陷，却會損傷日本舊有的美風；德國學風全盛這一回事，竟就是德國的枯燥無味這一回事，不禁使

林

柏

人遺憾無窮！

羅

馬



上 墨 索 里 尼  
下 意 大 利 的 郊 外





斯尼威—都水之和大意

## 一 月下的威尼斯

離開米蘭的當天，我就到了威尼斯停車場的外面是運河，無數的平底游船（Gondola）在碼頭上等待着客人，在昏闇中用意大利語高聲地呼喚着。

裝好了行李，我就在游船的椅子中安置了我的身體。

「到底來到威尼斯了。」

這樣的聲音響徹耳邊。

「G-Y-Y」一響，游船離開了岸，在黑黝黝的水波之上搖盪着前進。這樣在廣闊的運河上搖了一忽，船頭掉向右面，轉入了狹窄的河面。在黑暗中我完全不知底蘊，後來一看地圖，才知道這是往旅館去的捷徑。

左右兩邊，並立着二層四層的房屋，疎疎落落的星星燈光，到處淡淡地照着河水；游船

中只在舳艫上有一盞小小的燈火，朦朧地映着水面。

在灣灣的運河之中，我們能看到天空中的半輪明月；涼爽的晚風不知從那裏不絕地吹來。

來到了一個轉角。

『丁巳，X廿』的招呼聲交互地傳遞。

從對方黑黝黝的水路之上，緩緩地透過『丁巳，X廿』的回聲來。

『是威尼斯啊！』

我這樣默思。

一忽，游船出了原來的大運河，兩岸人家窗戶中燈火非常輝煌的照耀着，廣漠的天空中點綴着一輪明月，星也疏落地現出了，是動人的良夜。水面上的無數游船，一面響着欸乃之音，一面靜靜地滑動着。

臨水的露台之上，並放着食桌，有好幾組正在用晚餐的客人坐在那裏，也許是旅館罷？

我心裏正在猜想，而游船已靠在那露台邊停住了。

到了旅館的房間裏，還只十點半鐘。

我立刻跑出戶外，照旅館裏人教我那樣轉了幾條狹窄的街道，到了豁然明朗的廣場。是聖馬克 (Saint Marc) 廣場。

這大理石的廣場上，銀白的月光像雨一般灑着。三面是三層樓建築的房子，前面石柱中的廊下，可以看到商店和咖啡店，輝耀着明煌煌的燈火。在咖啡店前面的廣場，放着許多坐椅，納涼的人們，都坐在杯盞之前。

在東側高聳的，雖是夜裏也顯然可以看見是聖馬克教堂；教堂右手屹立着的大石屋，便是曩昔威尼斯共和國元首的宮殿。

古宮前面屹然高聳的三百尺之高塔，便是聖馬克的鐘樓。

掛在古宮後面的連河上，便是「嘆息之橋」，囚犯從地下獄牽出來曳往受刑的時候，最後所看到的人世之物的橋。

拜倫就在這裏寫第四齣“Childe Harold”

在水的都會威尼斯的嘆息之橋上，

我站着，左右顧盼那玉一樣的宮殿和牢獄。

響徹威尼斯之水的戴索（Tasso）的名曲。

而今已經絕響了。

沒有了歌聲，

舟子只靜靜地運着櫂。

這樣說來，古昔渡這運河的游船舟子，似乎都是一邊震着美麗的歌喉吟咏戴索（Tasso）的長詩詹詩需姆之回復，一邊操櫂輕輕地拍着水。

現在月已高懸在中空，像纖塵不染的明鏡似的皎潔；舖在廣場的大理石反映着的月光，像敷着濃霜似的皓白。

立在 Byzantine 建築的聖馬克教堂大門頂上的四頭青銅鍍金的雄馬，反射着月光

閃閃地發亮；這是十三世紀之初，威尼斯共和國的元首從 *Constantine* 移來放在這裏的。涼風從 *St. Mark* 島方面吹來，我扶杖擬立在廣場上出神的眺望，七百年的流光迅速地重演在我的眼前。

『這是威尼斯啊！』

我再自語了一遍。

一七八六年末，歌德初到威尼斯；在他的意大利紀行之中，這樣記着：

『威尼斯，真是難得的，在不喜空言的我看來，戴索這經苦思而成的簡單的詞，並不是空虛的名稱。』

就是歌德也這樣驚奇着啊！

全世界的人們，是怎樣地被威尼斯這名字和 *San Marco* 這文字所引誘啊！足踐此土，眼看聖馬克廣場，激烈的感動更是頻頻的聳人心頭。

歌德又記着：

「有生以來初見的游船靠近我的船舷時，使我不禁憶起了已隔二十年歲月早已忘記了的孩童時的玩具來。」

那是歌德幼年時代，在他父親房間裏見到的威尼斯游船的模型這一回事。

他在聖馬克旁側的旅館裏解了旅裝，記着：

「這裏是本城中最優勝的地方，我的窗向着被高樓圍繞的小小運河而開；下面有一頂弓形的橋，橋的對方是一條狹窄熱鬧的街道。」

看這記述，像是在我所寄跡的旅館的附近。

月更皎潔了。

時間已近午夜，廣場中的游人漸漸減少；但我却無論如何不想就此回到旅館去睡覺。

某旅行記曾說：

「奈拍勒斯 (Naples) 是迫於視覺的，羅馬是理念的，弗勞倫斯是心靈的，威尼斯，却迫

到人的官能。」

在廣大的世界之上，只有威尼斯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城，屹立於小島之上，吸收全世界  
的財富，以運河為交通的動脈，以圖畫般的 Gondola 來搭客，除掉聖馬克教堂頂上的四頭  
金馬之外，別的馬一頭也不許牽入，地無尺寸的餘隙，金銀大理石為裝飾的宮殿直聳雲霄，  
這是夢之都，這是亞得利亞海 (Adriatic) 的碧波從海底洗出來的龍宮。

倚着咖啡座的椅子，寫了幾張繪圖明信片，我一再回顧的離開了月下的聖馬克廣場。

## 弗羅倫斯的彷徨

朝起，拉開窗帷，戶外大雨如注，今天恰是星期日呢。

寫好一封信後，雨小一點了，就帶了一本遊覽指南，飄然外出，因為只有今天一天的勾留，所以打算在街上走他一天。

在小說羅摩拉之中寫着的台德從希臘來到，從賣牛乳的小姑娘受到「與愛交換的朝餐」的市場，因夜來之雨而淋濕了罷。今天的星期日之晨，理髮師納洛恐也不到市場來。勞倫佐死後已四百四十年，那時候的繁昌，還能復歸到弗羅倫斯嗎？

這樣的一邊想着，一邊沿阿奴河走着，到了華克橋而左轉，再稍稍向右一彎，已到了尼歐利亞廣場，在撒華奈羅拉的火葬之遺跡處，埋着青銅的平板。

這廣場的周圍，全是滲透着文藝復興期之史實的宮殿以及寺院，這些建築物之前，有

無數當時彫刻的傑作。南隅的圓柱廊，是執政者對市民布告之所，其中立着四個華麗的大理石像，靜靜地瞻望着上面的彫刻。在星期日早晨的寂靜空氣中，看中世紀文藝復興期的作品，弗羅倫斯獨有的情調在我的心底鼓舞了。

鮑羅尼亞的沙平人之強奪這個彫刻，到現在還留在我的眼底，是青年擁抱着女郎的強有力的姿態。

少年時就愛繪畫，自己也執過繪筆的我，總不能捨日本畫而對於西洋畫發生多大的興味，但旅行到意大利，巡視了各處的壁畫和彫刻之後，就漸漸感到趣味了。美術品在博物館裏許許多多陳列着使人鑒賞，到底缺乏興味，正如把切去了根的花插在花瓶裏觀賞那樣，總有點不自然和無力。但是意大利那樣，把繪畫照原樣放在繪畫者作畫的場所，就如把生於山野的茂盛之花木，照原樣的使人歡賞，令人覺得野趣橫生富於自然，潑刺生動而動人了。文藝復興時代是人類的個性十二分伸張的時代，所以雖隔四五百年之歲月，看來還是有着生氣和迫力的。

這廣場七百年間爲佛羅倫斯市民的集會場，在民衆的共和國時代，當局參事會員們，在這裏布告人民，因爲如此，所以這多雨的地方——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聽說有三百日下雨——就在南側建築了圓柱，這樣布告的固然可藉圓廊而避雨了，而聽衆的一方面又怎樣呢？

我頻頻翻着遊覽指南而邁步各街道，街上寂靜得很，尤其是狹隘的街上，沒有一輛汽車，使人精神暢快。時時碰見的人們，對我並不特別睜着好奇之眼，所以心頭沒有在異邦漂泊的感覺，可以悠然鑑賞着街景。

從這個廣場向右轉彎，又走到一個廣場，當面有一座褐黑色的四方屋子，不知是什麼宮殿。從此向左折走點過去，就到了蒲喀希講但丁的神曲給市民聽的這條街道了。屋子是舊時的屋子，街很狹隘，就是現在再出現蒲喀希，也不會覺得不自然的。

佛羅倫斯是但丁的城市，如巴黎是巴爾札克的城市一樣。但丁在一二六五年的五月生於此城，一三〇二年的九月被放逐，在此三十六年之間，他的足跡遍留於這個城市的每

一處所，他第一次看見天上安琪兒似的俾阿特麗斯（但丁的愛人）姍姍而來者，是在那一座橋畔罷？俾阿特麗斯清純的一生，和天才但丁的薄命的生涯追憶，只要人類在地上存在一天，總也能留在人世一天的；同時，這小小的弗羅倫斯，也能永久留在人類的記憶裏。

那時候，全意大利分爲兩個黨派，辯爾夫和基倍林的劇烈的黨爭，擾亂了這個美術文藝之區。但丁在二十七歲時候加入了政治運動，就捲入了當時那個激烈鬪爭以血洗血的黨爭之漩渦。到現在想來，一個有創造那樣不朽大作的命運的天才，爲甚麼竟捲入在那樣渺小的政治黨政的波紋中，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在這裏正有着他的人類的雄心。拜倫威爾遜摩萊都是棄了和平的悠久的文章之路，走進黃塵滾滾的俗世的。這裏就表現着人間的雄心，因而人類社會乃得進步。

這黨爭終使但丁受了冤曲，受着污名而永久從熱愛的祖國放逐出去。他屢作奔遠弗羅倫斯之戰，而終於無一成功，從這裏到那裏的開始作失意的漂泊的旅客。二十九年的落魄之間，產生了許多創作，所以如果他不落在這不幸的境遇裏，則世界三大傑作之一的神

曲，也許不會產生罷。一三二一年九月十四，他在拉文那病死了，但他的靈魂，定回到熱愛的祖國弗羅倫斯無疑，所以旅行者閒步着弗羅倫斯以弔他的英靈，是適合的。

他在地面上五十六年的生涯，悲哀萬分，但千年之後受人景仰的地下的靈的生活，決不能說是不幸。

弗羅倫斯這個城市，總有點像是鄉村，旅行者不必像在都市中的提心吊膽，汽車很少，却有可愛的馬車，街道像中世紀那樣狹隘，有重要史實的房子和廣場密集，閒步而觀望，一種動人的情景不絕地感襲人的胸懷。

遊覽指南裏說，假如你不在這裏靜靜地居住着，則你不能感到這城市的真正風味，這話一些也不錯，弗羅倫斯不是個祇須走着看看大建築物，看看博物館，從山上望望景色的城市。

我覺得旅行到弗羅倫斯時，能够細讀但丁的神曲，細研文藝復興期的史實，然後再徘徊觀看各處的古屋和廣場，定能感到興味；或者在這城市中漫讀喬其愛德華的小說羅摩

拉，然後遊覽各處也是一個辦法。

走了半天之後，可注目的地方大底看過了，而後到遊覽指南中寫着的有古風的意大利飯店去吃午飯，是極小的屋子，因是鄉村氣使人非常舒暢，飯賬共只二十二個利拉，祇及巴黎柏林的一半，在意大利旅行到底無須多金的。

午後仍是各處亂走，素不喜步行的我爲什麼竟能在這裏這樣健步起來，真連自己也莫明其妙。

下午的三時光景，叫了部馬車到了阿奴河對岸的山上。

歸途中經過一條狹隘的街道，在一所四層樓的高窗口，一位青年的姑娘對我窺望，我脫下帽子向她招呼，她就以笑回答，完全是一種無人種偏見的拉丁人氣質。

回到旅館時，已經是羅馬火車開車的時間了，就急急收拾了行李趕到車站，這城市有機會總得再來一趟，當春花盛開的時候，我這樣想着，就搭着七點鐘的快車向羅馬進行。

## 羅馬

羅馬不是城市，而是象徵。

作為羅馬帝國的發祥地，是象徵包含所有武力，法制，財寶，政治能力的一切地上的權力，作為信徒滿佈全世界莊嚴渾雄的大宗教教主羅馬法王的居住地，是象徵一切天上的信仰。

在這後面，還有着不可拂拭的三千年歷史的時間之權威，所以羅馬又是時間的象徵。信仰力量與時間是這個『永久之都』向世界大聲號召的三大要素。

這聲音凜凜然超越了時流，殷殷然打破了寂靜的空間，從羅馬響徹全世界以後，人類的憧憬之胸中就朗朗的向羅馬發出回響。

想羅馬的人，必思慕英雄，追憶聖者，冀望天才。

因循苟安和退縮，都給這羅馬的咒文掃却淨盡。

法燈消滅了，幾次的能够復燃，社會顛覆了，幾次又能復興，希臘亡了，埃及亡了，印度也亡了，而只有羅馬仍屹然超然於興亡治亂之上，羅馬非『永遠之都』是什麼呢？

我這個東方的遊子，渡過萬里的波浪，來到羅馬，舉手而向三千年歷史的史蹟致敬禮：『羅馬啊！我對你的永遠朝氣的生命力致敬禮，你的與時間共流轉，在時代的老廢，時代的破壞之上跳躍着你的偉大而致敬。』

當拜倫歌德基朋來訪之時，羅馬是呻吟於異邦專制之下的羅馬。

而今是在法西斯蒂的統治下了，羅馬已是像從地上潛動起來似的與隆的羅馬。  
愷撒之魂還生存於此都，與古斯特之力還健在於這個民族的血管之中。

我從九點鐘開始游覽。

『這是偉人墓。』(Pantheon)』

嚮導說，我就跟他進了一個很大的殿堂，用十六個花崗石圓柱建立的圓塔之中，沒有

一根柱子，看起來像一隻伏着的巨大的茶碗。高度和底邊的直徑同為一百四十二呎。這隻大茶碗的正中，開着一扇圓窗，從下向上看雖似很小，而牠的直徑據說有二十九呎之長。自築成到現在已經一千八百年的這個殿堂，三和土的顏色已變為黑灰色，透光線進來的只靠這中央的窗子，從這窗子裏仰望天空的構造，很能引人起一種莊嚴的感覺。

這是羅馬帝國的初代皇帝奧古斯特的女婿阿拜列派所建築的；後來被雷雨所崩壞，哈特利恩帝在一一五年興工，到一二五年告成。這是羅馬初期建築中殘留至今的唯一遺跡。

正當我們立在下面從圓窗仰望天空時，忽然下起驟雨來了；雨腳像幾千百條的白線，從圓窗急灑到一百四十二呎之下的石板上，這光景真有點奇偉壯嚴。

下面漸漸續起雨水來了，這窗除了取光之外就預備貯水用的，用天落水，也有着羅馬人的豪放氣概。

從這裏出去，坐着車子環行羅馬，經過麥卡斯，奧萊利亞斯的紀念圓柱之側停下來一

看，有許多工人在發掘廣大的廢墟。據嚮導者說，這是墨索理尼最近命令發掘的。

自從墨索理尼執政以後，羅馬是屢興土木工事，那時候就從這裏發見了古蹟，墨氏執政以來的羅馬，是日在改進之中。

雜然的光景映在眼前了：一半損壞了的圓柱，只遺留下礎石的房屋之殘跡，記念塔的地基，半埋在土中的大石小石，和這邊那邊零零落落孤立着的樹木。

這就是支配過世界的羅馬之成果，是愷撒從加魯凱旋歸來的如花之都的遺跡，是希綏陸的雄辯響徹過元老院的殘址。

英國的詩人拜倫徘徊在這廢墟之中，追懷去今四千年的史實而感慨滿懷，夜不成眠，在深夜聽那窗外悲啼的梟鳴，呵筆而賦羅馬的廢墟。

看啊，這滿月的荒廢之中，屹立着半圯的 Colosseum 大圓劇場。這個高度百六十呎，足容五萬觀衆的世界一大劇場，現在沉寂得像死人的墳墓一樣了；駕八頭的戰車，在皇帝駕前驅馳風塵的當年英雄，而今安在？還不是埋白骨於黃土，祇讓那烈日長輝！

拾車而跟着警導者登羅馬七丘之一的拍拉蒂納斯丘，從上面下瞰廢墟的痕跡，宛如一大幅風景畫展開在腳下。

在東面低陷下去的地方，是羅馬市民的集會場（Forum）從前本來爲作市場而建設的，當羅馬還是一個小城市的時代，這裏就是全城的中心，後來改爲公會議事堂，能够成爲巍巍的大建築物，却始於愷撒的擴張時代，完成於奧古斯特之世。這個用美麗的大理石和鍍金的青銅，燦然地裝飾的殿堂，和羅馬衰亡同時逐漸荒廢，在中世紀黑暗時代，羅馬的市民就搶去了這殿堂的大理石作爲自家建築的材料，有的燒燬了大理石取他的石灰，終使這個金色燦然的大殿堂，成爲石堆，弄得今日雖往下掘也是歸影全無。據說發掘成今日的樣子僅是七年前事，從這上面，我們可以明白羅馬的怎樣會久被視爲廢墟而受拋棄。

從這裏的附近一直到我們駐足的丘下散在着的廣場的一草一石，無一非滲透着羅馬帝國的英雄和天才的心血，就是以往醉心於古希臘史較古羅馬史尤甚的我，一置身於拍拉蒂納斯丘，俯視羅馬的四千年史實的遺跡，也不禁對羅馬意識到強烈的感懷。

了。

英國歷史家基朋著成羅馬衰亡史，就在伏拉姆集會場的左近的寺中，那是一七六四年十月五日的事情，基朋二十七歲，他完成這部不朽的偉大作品是在瑞士萊茵湖畔的洛桑，那時是一七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黎明，他將二十二年又半的歲月盡似於這個偉大的事業，書成之後七年就與世長逝，所以可以說他的一生完全供獻於這部作品裏。

但即使不是基朋，只要一眺望這幅壯大的廢墟之跡，任誰也不禁對此人世的興亡轉變而深感慨罷。

羅馬帝國在成就之日是偉大，在全盛之日是偉大，就在滅亡之後也還是這樣的偉大。在伏拉姆集會場的前面，祇殘存一些基石的，那就是愷撒寺，是奧古斯特在安特尼作追悼愷撒的演說之遺跡上面建立的寺院，在神前焚化愷撒的遺骨，舉行壯大葬儀的所在地。

它的前面，有愷撒被暗殺倒在旁拜像下的舊跡。

到過羅馬的人，每走一步，就能感觸到愷撒的天才。

丘上的一角，現在也變成叢莽的所在，也就是相傳羅馬建國英雄羅密休拉斯養狼的地方。

丘上的石壘，是羅馬初代人傑的住屋的遺跡，羅馬是從這丘上開始建立起來的。

從泰倍利亞斯宮殿遺跡的石階下降，有一所叫做李比亞家的石屋，內室和食堂照舊的遺存，從食堂到奴隸之室的石路非常的狹，真狹得使人吃驚，使人不難想像到當時的奴隸生活是如何的陰慘，這位李比亞是和原配丈夫離婚改嫁給奧古斯特的。

這前面有奧古斯德宮殿的遺跡，更前有奈羅的『黃金宮殿』的遺跡。

丘上植着許多古羅馬人所愛的棕櫚，更盛栽着檉木。

奈羅接受宣告死刑的地方，現在也豎有標柱，他是在這上邊，向羅馬皇帝大呼『我是羅馬的市民』的。

『假如能在羅馬多留幾天，讀我所歡喜的羅馬史，真是有味的事啊。』

當我從丘上下來的時候，這樣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

## 英雄主義

我在意大利半島南北徬徨，發覺了一個偉大的現象，那就是『生命的躍動。』

在風中搖動的橄欖樹，日光中像銀線似的灑着的雨腳，聳天的偉人墓（Patriosa）  
明眸微笑的少女，揮手而在廣場的喧聲中交談的行人，自然和人間以及人造之物，在意大利都是毫不拘束的生活着。

這是因為在意大利的地與天，有着發育生命的大要素。

所以意大利人的四肢五體，宛如植物的蔥隆鬱茂那樣，持有膨脹着的原始人的生命之力，在意大利民族中，很奇怪的是什麼生物都沒有荒廢，老衰，硬化的，什麼時候都像孩子那樣的活潑和樂觀，把這個孩子似的成長期保存到三千年之久，其中就有着意大利人的不可思議的生命力。

瑞士人 法國人 奧國人都老熟了，至少已到了中年期，所以社會安定總有點定型。然而意大利人，還殘留着古普野人的天真爛漫。

所以這民族不知幾次，從暮氣沉沉復蘇到朝氣勃勃。

不必說古代羅馬人的原始性，就是中世紀文藝復興與期的朝氣，也產生了卜惠爾，迦爾伯爾德的十九世紀半的意大利人的朝氣，以及二十世紀的今日產生法西 斯帶這個生氣橫溢的新運動的朝氣，這一切，都是因為有出於理論之外的青年似的『生命的躍動』。

為什麼意大利能古國常新呢？這雖可以有種種的說明，但是因了朝氣蓬勃這一點的理由我想誰也不能否認的罷？就是只要聽到倚在村中籬旁的像蘋果似的紅潤的少女之頰，我們也就難以否認意大利人之中有着田園的生氣。

意大利人不是冥想胡思的民族，而是始終實行的民族。

他們的心境，不是創造偉大的哲學體系，想在抽象的觀念上，樹立人生靜寂幽玄的姿態的老成圓熟的心境，在他們，人生就是明朗的太陽之世界，碧綠的地中海和亞得利亞海

的波濤之世界，結實在郊野的橄欖的果實，着色在田間的葡萄的果實，吮轉在樹梢的黃鶯的歌唱，跳躍在小川中的小魚的鱗兒，吹遍天地的萬里薰風，這一切，才是他們的世界。

他們是街市的人民，一清早，把帶露的無花果，葡萄，桃杏等果物裝在車上運往市上，高聲叫喊賣買，這種熱鬧的市場，正是他們生命的故鄉，像小說羅摩拉所載，在貨車上的牛羊穀物果物堆積如山的市場，有生氣的爽朗的高聲的衝突着羣集着的喧鬧的市場，正是意大利人自古以來的鄉里。

這和在濃霧的森林中，孤立索居，一個人凝視樺樹梢頭而瞑想的北歐人心境比較起來，是不可模擬的快樂的孩子似的心境。

從這橫溢的生氣中，所以不會產生清澄的哲學；然而能產生詩，能產生音樂，能產生繪畫，而且能產生好的政治。

意大利人是政治的動物。

古代羅馬的組織世界帝國不必說，就是中世紀威尼斯的繁榮，卡惠爾的統一意大利，

墨索里尼的復興近代意大利，那一個不是政治天稟的表現，那一個不是從人與人的關係而生。

就以他們所有的天主教的大組織而言，誰也不能否定他們充滿着偉大的政治要素，產生巴力斯坦的古代宗教一入意大利，就有着那樣整齊的統制的大組織了。

意大利人雖然賦詩繪畫，但他們的視人生，是認爲非常現實的東西，地上的生活是嚴肅的實在，不像德國人那樣的以抽象去觀念世界爲人生的真實姿態，意大利人認爲飲食歌戀的每一天，都是儼然的人生的實在。

他們要使這地上的生活永久雄大而豐麗，所以羅馬大帝國乃起。

這不是在死後的世界去求永遠性，不是想把我們的精神留在不朽的藝術文學之中，而是要照生存的樣子，肉體的樣子，如實的永久生存於地上，這裏，有着他們對家族的摯愛和國家觀念。

在羅馬人，國家就是宗教，而一切宗教，就是爲使國家不亡的政治要具，這就是今日墨

索理尼所以在意大利成功的地方。

使這成爲可能者，是盛流在意大利人血潮中的英雄崇拜意識。

他們不自己思索，所以當一個英雄代他們思索時，他們就虛心坦懷的接受容納，他們不躲在觀念的世界，而是住在現實的世界，所以他們不必講什麼理由，而承認獅子比貓大，山毛櫸的樹比葡萄的莖要大，所以橙橄一出，就承認橙橄比凡人偉大，密開朗其羅出，就承認他的繪畫比任何平凡的人的畫更好，墨索理尼出，立刻承認他比安特尼亞或是喬文安尼更偉大。

而且非抽象的他們，是強烈的個人的人類，所以人與人的關係，並不是思想和思想的關係，完全是喬文安尼和安特尼亞的關係，不論喬文安尼是社會主義者也好，安特尼亞是自由主義者也好，只要兩人是兄弟，就是兄弟好了。

在這裏，產生了意大利人所特有的領袖和黨徒的關係。

蓋爾夫和基倍林的分派鬭爭，法西斯蒂和社會黨的分派鬭爭，要之都不是主義的鬥

題，而是個人的團結關係。

英雄是領袖，崇拜英雄就是崇拜領袖。

這種奮身不顧的崇拜英雄的精神，乃是意大利人成爲政治動物而成功的原因，愷撒一出現，他們就誓死的追隨其後；迦爾倍爾特一出現，他們就捨身的追隨其後；墨索理尼一出現，他們就不辭赴湯蹈火的服從。

所以意大利是英雄之國，是超人之國。

這種絕對聽命英雄的精神，才使古代羅馬征服世界，才使迦爾倍爾特征服西西來里和乃不魯斯，才使墨索理尼復興近代意大利。

生命躍動的意大利人的血管之中，有着對於超凡人的強烈憧憬，對於英雄主義有着激劇的渴仰，能不顧死活的追隨英雄，而作衷心愉快的事業。意大利人不像瑞士人那樣，積點小錢，在牧場裏養幾頭母牛，取點牛乳換些錢很儉約的過活，而是有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冒險精神。

『人生原是艱危中生活着的一回事。』

這是法西斯蒂的信條，正就是英雄主義。『把人生安全過着』這種精神，是儉安，退縮，退化的源泉；一切安逸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是使人類生物退化的！

使意大利偉大者，就是這種英雄主義的精神，這種英雄主義的精神，是生命躍動的目標，是生物的自己保存本能的發露。

所以意大利不會產生康德的哲學，不會產生古代希臘的文化；然而意大利能產生愷撒，能產生卡惠爾，能產生墨索理尼。

這些人不是精神界的聖者，完全是地上的英雄兒，而且這三個人，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可警嘆的多才多能。

愷撒是世界歷史中最最多才多能的天才；以武才論，足與亞歷山大王比肩，以雄辯論，足與希綏陸並駕，以歷史才能論，可與杜德台斯角逐，以法制才能論，凌駕沙龍，以政治家論，優於柏克理斯，就在運動上他也出類超羣，祇要數者之中有其一，愷撒也足以在歷史上不

朽了。

墨索理尼也是如此，他擅長馬術，長於駕駛汽車，善於駕駛飛機，知劍術，更是凡亞林的妙手，時論記者，小說家，而兼是戲曲家，而且他的優美的儀態，足為舞台上的名優，至於他的政治才能，歐洲人士已認為是俾斯麥以後的第一人了。

這一切，祇有意大利人才可能，把地上的生命痛快地生活着，是南國的天與地給與他們的特權。

所以這些少數的英雄，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意大利人的偶像。

意大利是少數天才國家，不是像所有民衆的才能知識平均得像荷蘭，比利時，瑞士那樣，既無超人也無蠢材，一律平等的德謨克拉西的國度，而是少數智能的貴族所統治的國度，當近代的民主政治成了凡庸政治，形式主義，年齡閱，無能者跳梁跋扈的時候，勃然反動而來的，就是墨索理尼的超人政治，這是和意大利國民性適切而來的。

英國民衆主義的哲學家米魯有言：

「德謨克拉西云者，並不是多數人以自己的力量向上，只有多數人認識了優秀的少數人，才能推戴之，在他的指導之下，整然前進時，始能進步向上。」

把米魯所說的話，在現實上去實行的，就是今日墨索理尼的少數專制。

所以這決不是法西斯蒂制度的力量，而是墨索理尼這個人的力量，所以作為主義作為制度的法西斯主義不能輸出，不能模倣。要之，只是墨索理尼的出現，不只是能迎合墨索理尼的社會意識，這就是期望英雄的心境。

沒有這種尊重英雄主義的心境的國民之中，決不會產生英雄。

意大利之所以能產生卡惠爾，產生墨索理尼者，是因為意大利的民衆自身，無意見，無教育，無強烈的個人意識之故。為補救這個缺陷，所以本能的地能追隨超人之後，所以民主政治不適宜於意大利民衆，只和古代羅馬一樣，是少數的貴族政治的國家。

在這裏，有着意大利的長處和短處。

像德意志民族憑着觀念而生一樣，意大利民族是憑着英雄而生的，憑了這個英雄主

義的他們，方能在歐戰後最早衝破現狀和傳統的軀殼而勇敢地更生。

能洞見到意大利不能像英法那樣的趨向立憲政治，是墨索理尼的偉大之處，能洞察意大利要求着新的超人政治，驟然興起，而捉住不放，是墨索理尼的天才。這都是澈頭澈尾的意大利式，這是墨索理尼個人的天才的奇跡；不是思想，也不是制度，更不是政策。

因為有這個英雄主義，意大利人雖是平庸，雖是無分別，無思索，但能無時不潑刺活躍；因為英雄精神，乃是永久地生氣橫溢的精神。

江紅蕉著

# 不可能的事

本書是江先生繼灰色眼鏡後寫成的傑作。故事的新穎，情節的離奇，恐怕是任何小說所未有。他寫出戀愛的悲劇，農村經濟受土豪劣紳剝削的情形，各個人生的生活片斷，都顯示着被壓迫的悲哀，引起讀者內心的共鳴；有令你非一口氣看完不可的力量。全書完全用富含詩意的筆調寫出，更非他種小說所能比擬。用皇家咪色道林紙精印。

◆◆◆◆◆  
◀分六角一裝郵 角九價實 冊一▶

新穎實用之讀書指導

# 怎 樣 修 學

克勞福 著 劉貞模 譯

本書爲克勞福博士之傑作，所載各種修學方法，完全切合實用，作者省去許多精神和時間，集合一般有名的教授，學者和學生，徵求解決修學的特殊困難方法，同時將各校學生修學失敗之原因，詳細分析而研究其改進方法。譯者求學時即應用本書，甚得實效。且參照我國情形，加以增刪，更爲精彩。譯筆亦流暢生動。修學而欲事半功倍者，不可錯過本書。

第一冊 實價九角 郵費一角三分

上海長城書局發行

# 法律政治經濟大辭典

全國渴望已久最完備最詳明最適用之

續裝一厚冊  
定價六元

寄費二角三分

余正東主編

本書內容一覽

本書集合多數專家、費四十餘月之精力、將現在通行之法律政治經濟以及其他各種名詞、不論新舊中西、無不搜羅、無不詳釋、明、無論軍律師及黨政軍學商界人士、莫不人手一編、全書七百餘頁、用七十磅毛道林精印、定價六元、函購另加寄費二角三分、

一、本書搜集範圍，包括法學通論，約法，憲法，刑法總則，民法總則，倍編，物權，繼承法，親屬法，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破產法，行政法，訴訟法，土地法，勞働法，工廠法，工會法，商會法，經濟政策，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犯罪學，監獄學，工會法，史，刑事政策，會計學，簿記學，銀行學，審計學，統計學，稅法，馬法，外交史，會程式，中外條約，社會學，哲學，心理學，論理學等，以及北京政府，國民政府所頒佈之一切法令，與中外關於法律政治經濟名詞約五六百種，集合而成，全國各重要機關名稱暨世界各國關於法律政治經濟之重要名辭，亦均搜羅詳解，務使讀者無求不獲，既可使讀者收兼收並蓄之效，且能將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關於同一名詞解釋各有不同之處，詳為註解。

二、本書本為法律政治經濟之專門辭解，然搜羅之範圍幾已包羅一切學科。所有現代應用之新名詞，皆有盡有，故本書一面為法律政治經濟專家之其好伴侶，一面又為一般人士之日常顧問。

上海長城書局出版

熱誠介紹——

一部好書

# 少男少女

又名陶綠萃女士信箱  
姚燕鳳編輯實價八角

這本書裏，沒有談風花雪月的無聊文章。所有的信，都是切身處地的為青年解答一切戀愛，婚姻，家庭，社交，煩悶等種種問題。她告訴你怎樣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做朋友。一切一切，都是你所想知，而且是應知的。真是一本家庭百科大辭書，青年男女們的寶典。無論你翻閱那一篇，你都會感覺到一種悠深地興趣和贊賞。



第一部	少男少女
第二部	婚姻概論
第三部	夫和妻
第四部	父母子女
第五部	其他
第六部	餘
全書 一冊 共分 六部	

上海長城書局出版

# 我所認識的愛迪生

汽車大王福特原著 寶價四角

也許誰都想知道愛迪生爲什麼會成爲大發明家，大偉人？他究有什麼法寶，走上這條人人共仰的成功之路，這裏，就在這本書裏，他的好友汽車大王福特，把他經過的努力步驟和所得的一切教訓，都詳細地寫出來了。讀者一定可以從中領悟到許多做人做事的方針。

江紅蕉先生作風的轉變，是文壇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這本新體長篇創作，曾刊載民國日報閒話欄，是他的初試成功作品。內容寫幾位女學生受了經濟壓迫和虛榮的引誘，所演出的無數浪漫悲劇。從學校到社會都有特殊的描寫。給現代學生們以深警的刺激。令你不可釋卷。

眼	灰
鏡	色

長篇小說  
江紅蕉著  
全書一冊  
實價六角

◀ 長城書局出版 ▶

莫斯科·柏林·羅馬

鶴見祐輔著

徒然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價 每冊大洋六角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人 陳 一 夫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所 長 城 書 局

上海棋盤街一八九號

印刷所 文 明 印 刷 所

初 版 民 國 廿 二 年 九 月



9

